尤菴集 三十四

雜著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六

雜著

浩然章質疑

動心否乎

此心字雖似泛說實一章之骨子此一字疊見層出至答知言而後止

賁黝舍

人能有勇然後不動心故丑與孟子皆引有勇者以爲問答○賁黝舍皆血氣之勇而賁黝則血氣中之尤粗者舍則略精而然未離於血氣也盖先言血氣之勇然後言義理之勇使人從違如與齊王言先言

撫劍疾視之勇後言文武之勇與此章意思一般此
亦可見孟子好辯處盖不如此則人不能知也〇此
處雖不拈出氣字而氣字血脉則已具矣

　曾子謂子襄止吾往矣

孟子於此收殺以義理之勇以掃去賁黝舍麤底勇
而只以縮之一字爲本根此縮字即下文所謂以直
養之直字然則於此雖無浩然之名而其本根血脉
則已具矣於此雖不復言不動心而其不動心之所
以然則已躍如矣

　自章首至此爲第一問答皆論不動心

夫子不動心

此丑因上文告子先我不動心之說而發問焉盖欲知二子同異之實也

告子曰不得於言止無暴其氣

此孟子論告子之言而著其用功之失因以著己之用功內外本末無所不備故必至於四十之後而告子則一切反是故能先我不動心然則其所不動者豈真不動哉特疎脫而不自覺耳○盖理無精粗顯微之間故聖賢之學內外一致本末同塗言出於心則固不可不以心爲主然亦豈可恃此而不慎其言乎故孔子以非禮勿言爲爲仁之目大易以修辭爲立誠之要溫公以不妄言爲盡心之方然則言與心

豈非所以相關而相助者乎志爲氣帥則固不可不堅持然氣失其養則反以害志故古之聖賢未嘗不致謹於此如曾子之三貴只在於正顏色而近信動容貌遠暴慢出辭氣遠鄙悖張子曰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又曰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然則豈可徒恃其志而遂暴其氣乎孟子之學固主於心而於言與氣亦未嘗放過必曰知言必曰養氣故其收功處內外本末洞然通達渾然全具無有罅隙無有虧欠此其不動心之大致也丑兼問孟子告子之不動而孟子但言告子之失則己之實功固亦可見故於此不復論說

既曰志至焉止反動其心

此一節只言氣反動其心之意所謂蹶者趍者盖借至近易見者以曉之也以其大而言之則太極爲陰陽之主而反爲陰陽之所運用也凡生於太極陰陽者莫不皆然故氣之動心與助其心只在於得養失養之間而已

右第二問答論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同異

此段問答最爲難曉盖以心爲主而言與氣經緯於其間以明内外本末之全然詳於氣而略於言者盖養勇不動心皆主於氣故於此特詳之○又按此段凡七言志字而皆當

以心字看盖以用而言之則謂之志以體而言之則謂之心其實一也其末端換用心字以結之○又按心者氣之精爽此朱子說然實該貯此理故有以氣言者亦有以理言者今此所謂心既對氣而言則當以理看然亦不可全然離氣看

善養吾浩然之氣云云以直養云云

此直字卽上文曾子自反而縮之意此盖養氣之根本也然不可以此縮字作浩然看也方其縮時此心無所愧怍故不懼千萬人至於以此而養成浩然則塞乎天地不但不懼千萬人而已也○無害二字已

是勿助長意思也

配義與道云云

上文所謂以直養者以道養之之謂也夫此氣始從道義而生而養之旣成則此氣還以扶助道義正如草木始生于根而及其枝葉暢茂則其津液反流于其根而其根亦以深長極其本而言之則陰陽生乎太極而及其陰陽旣生則反以運用乎太極以生萬化大小雖殊而其理則一也愚輒以瞽見妄論如此未知不甚悖於理否敢以質於諸君子耳○呂子約說氣無是道義則氣餒矣盖以是字屬道義餒字屬氣矣朱先生力辨其非其說見大全盖自其爲氣至

大至剛止是集義所生此三節皆主浩然而言而以兩其字兩是字貫徹成文無論義理而若以中間一是字屬之道義則不成文理矣

不慊於心則餒矣

此餒字與上文餒字自是一意而小註饒氏以爲氣餒似亦非是盖行有不慊於心則有所愧悔而害其浩然之氣旣爲所害則其體之不充而餒必矣○盖義者性之具於心者而告子外之故於言之得失不復裁之於義而一切放過又不知集義以養氣以配道義而一切暴害之其源皆出於義外一句故孟子先言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

而於此以義外一句挑出其病根其意可謂明白矣特以語不相連故讀者不之察耳

必有事云云

此專言集義時用功之節度孔子嘗戒以無所用心而又戒以欲速孟子於此合而言之耳又朱子嘗以爲孔子先難後獲一言盡之而自孟子以來說得轉險至程子論以鳶飛魚躍則其爲說益險人不能知云云○忘與助其病均而令獨詳於助者以告子之病專在於助故於此痛說以破之章首所謂先我不動心之意至此而無餘蘊矣○朱子曰必有事勿正是天命流行處蓋正是私意也既無私意則天理自

然流行此程子鳶飛魚躍之說也

右第三問答專論養氣

論告子之病則主於外論浩然之氣則主於內○又按理無窮故氣亦無窮而心得之以爲心故其體廣大無窮其所生之氣亦隨而廣大無窮不但充滿天地之間雖天地之外亦無所不包故曰天地者特道中之一物然孟子只以天地之間爲言者蓋孟子以前聖賢之言未嘗及於天地之外論天地之外者實原於莊周而程子邵子朱子始極言之然則孟子非不知也特從其人所易見者言之

故只曰天地之間學者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而有別處去之弊也

何謂知言云云

以大學言之則知言是格致之事養氣是誠正之事行有不慊之慊實誠意章之慊字由此伯王是治國平天下之事也蓋大學說古之明明德於天下而格致居末蓋以用力之最先者收殺於最末古人語勢自如此也故朱子嘗言孟子先說知言後說養氣丑先問養氣某以爲承上文方論氣而問今看得不然是丑會問處如大學說正心修身合殺在致知格物一句云云據此則告子之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是不爲格致而經

欲誠正不先切琢而經欲磋磨者也於此雖不復言告子之失而其失益自見矣○按告子之病雖本於義外一句而其以義爲外者實出於不知言之過也盖知言窮理也窮理則必知義之爲性而集義以養氣矣然則孟子論告子之病而必以不得於言一句爲先者其意可謂深矣

右第四問答專論知言

當丑問夫子告子不動心之時若使孟子先言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之失而仍言我之知言與告子不得言勿求心異我之養氣與告子勿求於氣異云

爾則人人皆可曉解而今此上下問答不相聯屬故以致前後讀者紛紜未已而朱子解此章說話通註大全集語類殆累萬言之多然則此章之旨其可滅裂而求之哉

宰我子貢止未有盛於孔子也

右第五問答

此問答反覆曲折雖多不過明言大聖人䚕模氣象以見君子之道當不止於不動心而止必如孔子之大聖然後能盡其性故於其終也發明極致無復餘蘊雖子貢所稱夫子之得邦家者無以有加矣其中所謂得百里

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者則非惟大聖人而如伯夷伊尹亦能如此則凡爲聖爲賢者其於伯王也何足言哉其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不爲者則又以明凡聖賢之所以爲聖賢者其根基實在於此此又與上文集義不慊等語隱然相應又其所謂泰山河海諸聖人又不足以當大聖氣象則其爲浩然也而塞乎天地者又何如哉此章從初至終節節關鎖而又與上章文王之事相次者亦不無意思矣愚見如此第未知自他人觀之復以爲如何也○又按論孔子

必舉夷惠尹並論之蓋不如是則無以以彼
較此以明偏全大小之異矣今於此章將論
己之不動心而必舉告子將論曾子大勇而
必舉黝舍子夏此蓋孟子一生語法然也所
以當時得好辯之名而程子亦以雄辨目之
也

朱先生語

先生曰此章前後相應○先生嘗以爲養氣之藥頭
只在於以直養及集義上其必有事勿正勿忘勿助
却是炮灸煆煉之法○浩然之氣如丹集義如火候
○義亦是直義○先生嘗論至大至剛以直絕句曰

若於直字斷句則養字全無骨肋却似禿筆寫字其話没頭○道義在人須是將浩氣襯貼起則自然張王○先生嘗論浩然之氣若麤說只是仰不愧俯不怍無所疑畏故從黝舍說只是說不怕但二子不怕麤曾子不怕細膩○無此氣以扶持之仁或見困於不仁義或見陵於不義○所謂以直養者但欲其無私義耳○要養又要無害助長是害處○浩然之氣只是氣大敢做一㨾人畏避退縮事事不敢做一㨾人未必識道理然事事敢做如項羽力拔山氣蓋世便是這㨾人須有蓋世之氣方得○無浩然之氣即如飢人○若於氣存養不足遇事之際便有十分道

理亦畏怯而不敢爲問莫是見義不爲無勇也曰是
○配義與道如云人能弘道○氣義互相資○氣隨
道義如地配天地在天後隨而合之婦配夫亦然道
義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道義别而言之則
道是體義是用如父慈子孝是義所以慈孝是道孟
子後面只說集義○道義無情按是形而上者故無情也若自家
無這氣則道義自道義氣自氣如何能助得○方集
義則須勉强及氣配道義則道義之行愈覺剛果更
無凝滯尚何恐懼之有○世之理直而不能自明者
正爲無氣耳○如利刀惟有力者能用之若自無力
利刀何爲○春秋時欲攻敵國先遣問罪之詞我直

了將這箇去摧他漢高爲義帝發喪這箇直了自不怕得他○問氣之所配者廣何故只說義與道曰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道是自然之理義則所用以處此理者也○配義與道如與人鬪敵得一人在後相助自然愈覺氣勝告子勿求於心勿求於氣只是一味勃然不顧義理○孟子活底不動心告子死底不動心孟子沈潛積養自反而縮理會得道理雖加齊卿相是甚做不得○問此氣稟得天地便自浩然曰本是浩然被人自壞了今集義方能生○黝舍之勇終有餒時○助長無不義之心而强爲不義之形○心有所主宰則氣之所向自然無前有其心而

無其氣則雖十分道理亦不敢爲○養氣二項敬以直內必有事義以方外集義○才存此心氣便塞乎天地之間按此先生又以存心爲養氣之本蓋敬以直內在義以方外之先其理固如此也孟子論夜氣而又以心之操存舍亡結之其意亦可見矣故愚每以爲浩然夜氣二章必須參看而互證也○正未是助長待其效而不得則漸助之長矣○孟子論養氣全就已發處說程子論養志就未發處說養志莫如敬以直內自不妨內外交相養○不動心在勇勇在氣氣在集義勿忘勿助長又集義節度○如言不畏三軍者出門聞金鼓之聲震怖而死積習之功至則自然長○此章專以知言爲主若不知言則自以爲義而未必是義自以爲直而未必是直然說知言又只說

詖淫邪遁四者盖天下事只有是與非而已若辨得
不是則便識得是惟見明理則義可集義旣集則自
反而縮便不必說孟子先說知言而丑留得知言在
後問者盖知言是末後合尖事如大學說正心修身
只合殺在致知格物一句盖是用工夫起頭處○子
靜不讀書求義理只靜坐澄心却似告子義外

又疑問

此章始以不動心起頭則此實一章之骨子而其言
用功處不若養氣之詳且其所歸重又若專在於養
氣上者何歟且此不動心之意止於何處而心字脉
絡亦止於何處歟

賁黝舍皆血氣之勇不足稱而孟子必并論之者何意歟自反而縮之縮與直養之直字同耶異耶浩然之氣張本始於何處而其本根血脉亦於何處驗之歟

公孫丑問孟子告子不動心之同異而孟子但言告子之失不言己之用功之實何歟且此章以心爲主以言與氣經緯於其間而獨詳於氣略於言者何歟又敢問旣曰二段凡七言志字而末端將言心字者何歟且所謂志所謂心只作一意歟抑有所區別歟且心有以氣言者亦有以理言者此所謂心當以理看歟抑亦以氣看歟

以直養云者即以道義養氣之謂也是浩然者必藉道義以養而所謂配義與道云者則是此氣還以扶助道義也此何義歟

不慊於心則餒矣此餒字小註饒氏以爲氣餒此說何如

孟子前以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爲告子之病反覆言之而後只以義外一句爲其病者何歟

忘與助其病均矣而孟子獨詳於助者何意歟

浩然之氣廣大無窮不但充滿天地之間雖天地之外亦無所不包而孟子只以天地之間爲言者何歟

孟子於養氣處詳言告子之病而於知言處不復言告子之失何歟

此章自宰我子貢以下於原章之意何所當歟朱子曰此章前後相應何以見其然歟

余年十四時受讀孟子書始以爲其義無難解者則大喜逐日課過及至浩然章則茫然莫知其何等語也愈進而請益而愈如堅木有時泚出於顙而或出慍語曰孟子何故立言如是使人難曉也先君子笑曰汝且置此章而換受下章可也遂黽勉承命而中心蘊結如負罪過者然至十七歲慨然歎曰書無難易而顧吾之功力有所未至爾遂

閉門俯讀至五六百遍則雖句讀上口圓滑而其義理則終未能窺闖矣又復權行倚閣然暇時又不住檢看以至老大則雖與初間有異終有隔靴爬癢之歎矣歲癸丑尹子仁來訪於華陽余請與通讀質其所疑而猶未能灑然於心矣時復自解曰朱先生於此章極力解說而曰余不得孟子意而言者天厭之天厭之然則今日吾儕之如是辛苦無足恠也甲寅余赴 仁宣大葬於寧陵仍入龍門寺裏坐數日矣金仲和李仲深李同甫諸人自京來會請講是章余遜辭曰才與尹友相證而猶未祛其憤悱矣今年夏孫兒疇錫自砥平來曰

嘗聞婦翁李丈及玄石朴丈言則以爲此章如是之難耶云爾余欣然曰今得解惑之師矣遂録此數條使問於二丈且欲轉質於子仁仲和諸人云

朱子言論同異攷

大全與語類異同者固多而二書之中各自有異同焉盖大全有初晩之分而至於語類則記者非一手其如此無恠也余讀二書隨見拈出以爲互相叅考之地而老病侵尋有始無終可歎也已苟有同志之士續而卒業則於學者窮格之事或不無所補云時崇禎屠維大荒落元日後學德殷宋時烈題

先生於隆興癸未入對垂拱殿與魏元履書曰讀第

二奏論復讐之義不復聞聖語矣其後跋孝宗答魏丞相劄子曰臣熹以隆興初元召對垂拱妄論講和非策適契上指

先生編次小學與劉子澄相議勘定其與子澄書欲去鄧攸事者極其丁寧而今於小學書存而不刪未知其故也先師文元公嘗曰鄧之無子宜矣

大全仁壽廬跋云崇寧大觀之間功成治定隆盛極矣語類論徽宗朝事云更無一着下得是使無虜人亦不能安不知有伊呂之才能轉得否恐不可轉

大全答徐彥章書云厮役亦有未發其答林擇之書云固有無喜怒時然謂之未發則不可言無主一也

大全聚星贊極稱陳荀之賢至曰秋月寒江無可不
可其論彧之附操羣之忘漢亦歸之彧羣之不能嗣
守而已不以爲淑寔之遺弊矣至與劉子澄論東漢
名節處却云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自有一種議
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爲非而真以爲
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
邪說橫流所以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我哉
年來讀書覺得此意思參前倚衡雖知以是爲人所
惡終窮以死誠甘樂之不以爲悔也
據語類其所答胡伯量黄商伯及所答子靜一書皆
不見於大全於何攷得而追録於大全耶是知先生

李子侍郎公受收拾文字之命諸門人共致其力而遺漏猶有如此者程氏遺書之疎脫不言可知也○與伯量書云所定禮編恨未之見此間所編喪禮一門福州尚未送來將來若得賢者持彼成書復來參訂庶幾詳審不至差互但恐相去之遠難遂此期耳○與商伯書云伯量依舊在門館否禮書近得黃直卿與長樂一朋友在此方得下手整頓但疾病昏倦時多又為人事書尺妨廢不能得就緒直卿又許了鄉人館未知如何若不能留尤覺失助甚恨鄉時不曾留得伯量相與協力若渠今年不作書會則煩為道意得其一來為數月留千萬幸也○答子靜書語

類只記曾節夫往見陸先生作書今去云而其書無所攷

孟子浩然章公孫丑敢問何謂浩然之氣集註孟子先言知言而丑先問養氣者承上文論志氣而言也語類云乃是公孫丑會問處留得知言在後面問者蓋知言是末後合尖上事如大學正心修身只合殺在致知在格物一句蓋是用工夫起頭處又曰公孫丑善問問得愈密盛水不漏若論他會恁地問則不當云輒之死不得其傳不知後來怎生不可曉或是孟子自作此書潤飾過不可知

明道言當與元豐大臣共政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

正非姑爲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然亦須有明道
如此廣大規模和平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
然後有以盡其用耳常人之心旣不足以窺測此理
又無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設有信者又不免以權
譎利害之心爲之則其悖理而速禍也爲尤甚矣此
今之君子所以不能無疑於明道之言也又曰元祐
諸賢憂確之不可制欲以口語擠之固爲未當而范
公乃欲預爲自全之計是亦未免於自私皆非天討
有罪之意也邵子文以爲明道所見與忠宣合正恐
徒見所施之相似而未見所發之不同蓋毫釐之間
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語者矣右大全 或曰近

曰諸公多有爲持平之説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是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熈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變熈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術然亦拙謀諺所謂掩目捕雀我却不見雀不知雀却見我爾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爾所以後來溫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悖詈得罪而去章愈叫曰他日不能陪相公喫劍便至如此無可平之理盡是拙謀右語類○此是宋朝大是非而先生之論前後不同如此

先生嘗論蘇學之邪其大略曰貴通達賤名檢害天理亂人心妨道術敗風教使其得志則凡蔡京之所

爲未必不身爲之也又挾天子以令諸侯乃權臣跋
扈借資以取重於天下豈眞尊主者哉若儒者論道
而以是爲心則亦非眞尊六經者此其心術之間反
覆畔援去道已不啻百千萬里之遠方且自爲邪說
詖行之不暇又何暇攻百氏而望其服於己也凡此
皆蘇氏心術之蔽又記東坡在湖州被逮時面無人
色兩足俱軟幾不能行求入與家人訣而使者不聽
其再跋東坡帖以爲仁人之言不可以不廣也又跋
東坡剛說又跋東坡石竹以不拔後凋稱之又跋東
坡書李杜詩以爲奉玩再三不覺敬歎又與廖子晦
書有云坡公海外意況深可歎息近見其小詞有新

恩雖可冀舊學終難改之句每諷詠之亦足令人慨然也又東坡帖僕以鐵心石腸望公何乃爾耶吾儕雖老且窮而道理貫心肝忠義塡骨髓直須談笑於死生之際若見僕困窮便相爲邑邑則與不學道者不大相遠矣先生書寄儲行之使銘座右

枯槁之物謂之無生意則可謂之無生理則不可如朽木無所用只可付之爨竈是無生意矣然燒甚麽木則是甚麽氣亦各不同這是理元如此右語類答徐子融書曰木燒爲灰人陰爲土亦有此灰土之氣旣有此灰土之氣卽有灰土之性安得謂枯槁無性也右大全○其曰有生理者與答徐書有異蓋謂灰土有灰土之性則可謂灰土有生理則不可蓋灰土之

無生理即灰土之性也豈生字衍耶

先生於戊午讜議序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全右大謂復百世之讐者是亂說也又曰只要乘氣勢方急時便做了方好才到一世二世後事便冷了假使自家欲如此做也自鼓氣不振又況復讐須復得親殺吾父祖之讐方好若復其子孫有甚意思又曰如本朝高宗初年乘兀朮粘罕斡离不及阿骨打未死之時人心憤怒之日以父兄不共戴天之讐就此便打疊了他方快人意孝宗即位銳意雪耻然事已經隔與吾敵者非親殺吾

父祖之人自是鼓作人心不上所以當時端人正士
者又以復讐爲非和議爲是右語類
先生論楊龜山前後不同延平行狀曰羅仲素得河
洛之學於龜山楊文靖公之門又曰龜山先生倡道
東南又曰天喪斯文而先生沒矣龜山之所聞於程
夫子而授之羅公者至是而不得其傳矣西山先生
墓表曰龜山之所以教西山之所以學其亦足以觀
矣至語類則論龜山學佛及出處之病至曰張皇佛
氏之勢亦如李鄴張皇金虜也又曰龜山做人也苟
且此與上文稱道之說大不同
周子太極通書解據年譜實紀則成於乾道九年癸

巳四月而據大全通書記則通書成於淳熙丁未九月其前後不同如是矣豈年譜實紀誤耶

周子通書記當在記類而大全乃編於跋類有不可知者矣

先生於孟子好辯章末有云苟有能爲距楊墨之說者則雖未必知道亦是聖人之徒也蓋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賢如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聖人救世立法之意其切如此若以此意推之則不能攻討而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答范伯崇書異端害正固君子所當闢然須是吾學既明洞見

大本達道之全體然後據天理以開有我之私因彼非以察吾道之正議論之間彼此交盡而內外之道一以貫之如孟子論養氣而及告子義外之非因夷子而發天理一本之大此豈徒攻彼之失而已哉所以推明吾學之極致原本亦可謂無餘蘊矣如此然後能距揚墨而列於聖人之徒不然譊譊相訾以客氣爭勝負是未免於前輩自敝之譏也

與呂東萊書舍人丈所著童蒙訓則極論詩文必以蘇黃爲法嘗竊歎息以爲若正獻榮陽可謂能惡人者而獨恨於舍人丈之微旨有所未喻也然則老兄今日之論未論其他至於家學亦可謂蔽於近而違

於遠矣更願思之以求至當之歸不可自誤而復誤人也○先生嘗使受之習蘇文

問既是一理又謂五常曰請之一理亦可五理亦可以一包之則一分之則五問分爲五之序曰渾然不可分(見語類之六)謹按問者在五者先後之序而先生所答在分字且既曰分之則五而又曰不可分恐是記者之誤若以先生平日之意言之則當曰人得天地生意以生故仁爲首既有是仁則自然有燦然文章故是爲禮既有是禮自然收斂嚴肅故是爲義也知是三者而終之又知終而始之者智也云爾則答問當矣論此最備於大全答陳器之書矣

中庸序以禹同於堯舜而爲大聖人而朱先生與門人論禹則曰與顔子雖是同道禹比顔子又麤
先生嘗曰衛靈公無道如此夫子直欲扶持之戀戀其國久而不去不知是何意不可曉又以爲靈公有英雄之氣見其可與有爲故久居而欲輔之何處見得靈公有英雄之氣乎先生嘗曰英雄却是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出來靈公寧有一毫似此規模乎其與南子同車招搖市過之此一事尤足以見其醜矣今却以英雄稱之有所不敢知耳
先生嘗不滿於東萊之學以浙學之誤爲實源於東萊嘗謂浙江風俗駸駸至於行巽然當慶元之世東

萊之弟子約上疏直言杖流而死先生所言於是不
驗有所不敢知耳
語類論大學正心章問意與情如何曰欲爲這事是
意能爲這事是情此與先生前後議論全然不同蓋
喜怒哀樂闖然發出者是情是最初由性而發者意
是於喜怒哀樂發出後因以計較商量者先生前後
論此不翅丁寧而於此相反如此必是記者之誤也
大抵語類如此等處甚多不可不審問而明辨之也
理氣說退溪與高峰栗谷與牛溪反覆論辨不可勝
記退溪所主只是朱子所謂四端理之發七情氣之
發栗谷解之曰四端純善而不雜於氣故謂之理之

發七情或雜於不善故謂之氣之發然於七情中如舜之喜文王之怒豈非純善乎大抵禮記及子思統言七情是七情皆出於性者也性卽理也其出於性也皆氣發而理乘之孟子於七情中摭出純善者謂之四端今乃因朱子說而分四端七情以爲理之發氣之發安知朱子之說或出於記者之誤也

栗谷曰四端亦氣發而理乘之退溪謂四端理發而氣隨之七情氣發而理乘之殊不知四端七情皆氣發而理乘之之妙也又曰退溪理發而氣隨之此一句大誤理是無情意運用造作之物理在氣中故氣能運用作爲而理亦賦焉觀於中庸首章章句可見

矣又曰退溪理發氣隨之誤以太極說觀之則尤曉然閒太極乘陰陽而流行未聞陰陽乘太極而行也故朱子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動靜卽陰陽也○愚於此別有所疑而不敢言矣退溪高峰栗谷牛溪皆以四端爲純善朱子以爲四端亦有不善者未知四先生皆未見此說乎夫四端何以亦有不善乎四端亦氣發而理乘之故也發之之時其氣清明則理亦純善其氣紛雜則理亦爲之所揜而然也此說愚於進御心經講録敢忘僭易之罪而辨訂焉厥後聞有大言斥之者不勝皇恐

語類問尹氏其心收歛不容一物之說曰心主這一

事不爲他事攙亂便是不容一物也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竊謂此問答明是記者之誤心主這一事則明是動時也何故復以靜時爲問而先生便答曰然也必有曲折而記錄之時有所脫漏也明矣竊謂心主於事而不爲他事攙亂是程子所謂動中之靜也如是爲說始爲完備矣

又問靜時主敬便是必有事否曰然竊謂於此恐亦有所脫誤盖所謂必有事之語本出孟子孟子所謂事是集義是動時工夫也程文借以爲持敬工夫敬通動靜則何以偏言靜乎

語類云武后之罪已定拘於子無廢母之義不得然先生與南軒論武曌說與語類不同未知以何說爲

正

形而上形而下退溪沙溪二先生所釋殊不甚安故當以爲當以形字爲主而處道字器字於形之上下以形道器爲三件物事則所釋井井無難見矣二先生則以形與道爲二而以形與器爲一似與孔子本旨不合矣盖道則理也器則氣也理氣妙合而凝以生萬物之形故中庸首章註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語類亦曰形而上全是天理形而下只是那查滓至於形又是查滓至濁者是皆以理氣形三者分別言之矣既以理氣形三者分別言之則當以道爲形之上器爲形之下矣如此看未

知如何

語類余大雅錄朱子因說通鑑提綱例凡逆臣之死皆書曰死至狄仁傑則甚疑之李氏之復雖出於仁傑然畢竟是死於周之大臣不奈何也教相隨入死例書之某年月日狄仁傑死也謹按語類說如此嚴正而今於綱目便以卒書之有所不敢知耳又按綱目成於乾道八年壬辰余錄在戊戌以後當以余錄爲正

語類狄仁傑當入死類蓋與揚雄並按也綱目乃書卒未知其故豈以仁傑雖事逆后而心存唐室薦進張柬之以復唐祚不爲無功故與雄殊科耶若然則

伯者謀利計功之說勝而孟子枉尺直尋之戒屈矣

竊恐語類之訓爲正法也

語類與大全異處表而出之如大全論明道與元豐大臣共政之云與語類論咸卦憧憧往來處相反非惟相反語無尊巽此等處類推而識之此段已於劄疑論之然後見於語類無妨

栗谷別集訂誤

太極問答擬朱門翁季錄

朱子翁季錄翁自翁季自季與此不相干唯程集出自龜山傳於延平而猶雜以游察院之文延平歎息以爲此書所自來可謂端的猶有此誤此事猶可依

倣茲謹以下刪去如何

金子張錄

程朱門語錄其所錄門人皆稱名不稱字今當依此改正下同

金希元錄

按朱子語類皆稱名程門或有稱字者然此則諸門人記語時自相稱者據朱子序可見矣今依二門例稱名猶可而直稱其字非後學之尊先賢之禮也況於太極問答註於愼齋則稱謚於此尤不當如是也大抵此書是出於後學之手欲改以文元公似宜未知如何

太極問答

此是向上大源頭處自孔子以至朱門論說極備更無餘蘊雖使後人議論十分無病不過更綴舊說爲疊床之歸況此篇之說其初頭則雖無發明猶無罅隙至於中半以後則非惟理致差誤其文理亦且滯澁闇黮不可着口處有之竊惟老先生洞見源流通透灑落其文最長於發明道妙決不如是之多病敗也以其最著論之程朱論說至備至明更無餘蘊而今其所論不明不備非惟不可以爲教亦恐其誤人者不少幸望精察而審擇之如不欲全删則取其最精而存之而於題下註云金文敬公以此爲宋龜峰

所著然李景臨亦以爲先生所述故姑録於此以俟後人之決定

問南軒張氏曰太極之體至靜其果靜耶至靜之云指已發之用而言則何如指未發之體而言則何如貫未發已發而言則亦何如也

此問甚可疑若如邵子說以心爲太極然後論已發未發則可也今於太極直以已發未發爲言則不成說話矣

問繼之者善所謂性善而至成之者性然後方有氣質之善惡否抑未可以善惡分耶答謂之性則未可分善惡

謂之性則未可分善惡可疑孔子曰性相近也程子曰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此言皆何謂也惟孟子專言善一邊故朱子以爲其密不如程子

問人受天地之正氣物稟其偏塞然而雞能司晨犬能吠客牛能負重馬能致遠各能其事人反不及於物而不能踐形子鮮孝臣寡忠何耶曾謂人之靈反不如物之塞耶答物以塞而能天以心不虛靈也故莊子曰惟虫能天人能變化氣質以不肖爲聖賢亦以通也人之舐痔吮癰終至於弑父與君行禽獸不爲之事亦以通可不畏哉

此答尤不可曉以此等處觀之竊以爲決非老先生

作也第觀牛溪所引虫聲說其灑落通透與此絕不類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此定字是自定耶抑定天下之定耶定與靜與敬其同義耶抑各有不同耶答定是立人極也定萬事以立人極也圖以動靜言故言靜靜字只好作敬字看

此以朱子答南軒諸說例蒙印可書所論觀之則其所論敬靜之别不翅截然若是老先生則豈不見此而爲說如此耶

問樂記云以靜言性則可以靜形容天地之妙則不可

樂記但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今直以以靜言性爲
樂記之言則非其實矣
問夫子曰智者動仁者靜而周子之反以智爲靜
以仁爲動何也答智屬陰固是靜仁屬陽固是動
周子主陰陽爲言故也仁又安靜智又運用夫子
之言各有其指又朱子則以仁智體皆靜而用皆
動爲喻恐或傳寫之未盡也四德無非體靜用動
以四德統而言之則仁禮屬陽而爲用義智屬陰而
爲體分而言之則仁義禮智各自有體用詳見玉山
講義
問終萬物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也止是生息之

意也

止是生息之意意字不是若改以根則差長

問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則善惡之分宜在斯矣周子却到五性感動處分善惡何也答性無善惡純善而已至情動處便分善惡便知有氣質之性

論天命賦與之初則有氣質之善惡論心性發用之始則有情意之善惡今合而論之恐失先儒之意矣

問受父母之氣在胞中是繼之者善也及其旣生自成一箇物是成之者性也

受父母之氣在胞中是成性處也何以謂繼之者善

也繼之云者只是陰陽妙合流行處而言也

問太極是藏頭物事既無方所又無影響先儒之能挑出爲圖作爲名字何耶答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著存明顯無過於此何爲不知

問者以作圖爲題而答者只曰何爲不知問答不相着

答原其生出之初則太極生陰陽也觀其見在之端則陰陽涵太極也

觀其見在之端語意未瑩改以觀其既生之後云則稍勝

問不偏不倚之中與太極同一理也而先儒論以中訓極爲非何也答所指各異中是無過不及之義極是無加之稱

此答全失設問之意盖以極爲中者以凡言極者常在此物之中故如屋極之極在屋之中北極之極在天之中故云然而非以中訓極也先儒之以以中訓極爲非者正謂此也詳見朱子答陸象山書及皇極辨極分明

問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邵子曰道爲太極朱子曰心猶陰陽也而邵子曰心爲太極邵子之異其說何也答道是流行邵子之道爲太極以流行

者言也心是統會邵子之心爲大極以統會者言
也易之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云
也朱子之心猶陰陽旣曰性猶太極云故也萬理
同出一原曰統會萬物各具一理曰流行康節之
說何嘗有異道是太極而心性非二物則復何爲
疑

旣曰以下語短難曉欲改云盖以爲性猶太極而心
涵太極而有動靜故云然萬物各具一理曰流行亦
是倒說盖一氣流行而成萬物然後萬物各具一理

問朱子曰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
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

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動靜天理也而朱子之以動靜皆屬于動而却欠了靜一邊何意也程子之動亦定靜亦定周子之主靜又却欠了動一邊亦何意也答太極之有動靜天命之流行也其靜亦命之行也主天命而爲言也聖人合動靜之德而常本於靜主修道而爲言也

謂朱子以動靜皆屬乎動者指何而言耶可謂誤矣程子既曰動亦定靜亦定則何以謂欠了動一邊耶周子之主靜朱子以正義屬靜中仁屬動而以靜爲動之本亦何以曰欠了動一邊耶粗識文理者必不

爲此問可惟可惟主修道而爲言者甚隱晦難明

問凡有形有象可覩可聞者無非氣也如許其廣大著現而反以爲小無聲無臭不可聽不可見者理也如許其微妙而反以爲大何也答氣有限量而理無限量故也

理氣未嘗相離小則俱小大則俱大此小大字從何而來耶天地既無限量而又曰大氣舉之則氣亦何嘗有限量也氣之無限量亦由理之無限量故也

問仁義禮智之理微水火木金土之氣盛

謂之道心惟微則可也而謂仁義禮智之微則不可書所謂大顯者是何物也

問天地造化之妙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而在人一身亦初生腎水又生心火水又生肝木火土又生肺金而父母卽天地也

人之受生水之氣爲腎火之氣爲心木之氣爲肝金之氣爲肺土之氣爲胃今曰水又生肝木火土又生肺金此亦不經之說也

問陳幾叟月落萬川處處皆圓之譬北溪陳氏一大塊水銀散而爲萬萬小塊箇箇皆圓之譬爲萬爲一何者爲理何者爲氣答爲萬爲一者氣也所以爲萬爲一而圓無欠缺者理也自氣看之雖有大小離合之别自理看之都無損益盈縮之分

月落萬川水銀散爲萬萬以此譬理之一本萬殊此乃假借之說也今答辭眞以爲氣成月與水銀而其所以然者爲理云與本說之意大相謬戾

問圖以禮智換作中正何義也不曰仁義禮智而却謂禮智仁義亦何義也

圖只言水火而今直言禮智有若眞有禮智二字者然似爲未安

此問答初頭猶有可觀至於中半以後則胡辭亂說者殊多非惟栗谷之說不如此龜峰之學亦不至如此之駁雜此一篇誠不知何以處之也

朴舜卿問朱子曰忠信修辭貫始終而言曰修辭

謂修省言辭以忠信修辭聖人學者皆得通行故

曰貫始終而言

所謂始終云者非爲聖人學者通行而言也此說可疑

只克去己私則天理自然昭明善端自然充廣矣

朱子曰只克去己私爲仁則孔子只當曰克己爲仁何必言復禮哉據此則此答恐未安

凡爲惡非別件物事只是過與不及耳

謂因過不及而流於惡則可也直以過不及爲惡則未安孔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豈以商師便以爲惡哉

小人之爲惡今日爲之而明日卽改明日爲之又明日向他惟利是歸無斷定直前之意故終不可謂之志

小人之爲惡以下似不的當小人自吮癰舐痔至弑父與君豈無斷定直前之意乎此等處恐是記録之誤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七

雜著

看書雜録

周子太極圖從上始邵子先天圖從中起朱子大易圖從下生合三圖觀之則道學淵源之妙可見矣古人己有言此者則此說贅矣

大學經文只從明德說起而不言天故朱子於序文及明明德註皆言天降民得乎天然後始與中庸篇首天命之性脗合無間矣然大學傳首章言顧諟天之明命然則子思亦因曾子意而立言也

中庸首章天命之性註說一用周子太極圖說

古聖立言只從天字上說起惟周邵二子進一層言之莊周亦有此意思周子以爲太極生陰陽陰陽生兩儀兩儀卽天地也邵子以爲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萬物則天地亦一萬物莊周云六合之外存而不言

人知禀父母之精氣而生而不知此精氣皆從天地而來苟知從天地而來則當知所謂天地爲一大父母者非虛語也人皆知不順父母之命爲不孝而不知不順天地之理者爲大不孝惑之甚也張子西銘之意蓋如此

中庸無一心字故於序文言心特詳大學言性只於

用人理財處略恐脫說過而非言性之本體故於序文言性特詳朱子爲人之意可謂切矣

朱子以前性理諸字多不得其職如程張所論定性二字朱子改以定心然後理義明白而定性書一篇句句字字皆有實下手處矣且性豈是可定之物耶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此則道先於性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則性先於道也道以統體而言則先於性以入用而言則後於性性字亦然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亦可以參看也

泰山高矣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矣朱子說此言道體無窮事業雖大終有限量此說當與邵子天地亦

道中之一物云者叅看

以知覺屬心此朱子一生說而一處又以知覺屬智此處不可不仔細分辨竊謂前所謂知覺是泛言心之虛明不昧後所謂知覺是孟子註所謂識其事之所當然悟其理之所以然者故有屬心屬智之異也詳見大全答潘謙之

退陶所述節要序所論論語處猶欠曲折似若不滿於論語者然終未免有語病且朱子以記誦歸之於無用而已今便謂之爲利誘奪則無乃太深乎若以科場應講者兩言則當矣

太極圖說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尋常於此有

不能領解者盖太極是無爲底物事何以能生陽生陰及見朱子解太極曰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朱子之去一生字極有意思盖太極之動已是陽何待於動而生之然後爲陽乎其靜已是陰何待於靜而生之然後爲陰乎旣以動靜爲陰陽而又以所生爲陰陽則似涉支離重疊矣未知朱子之去生字果出於此乎欲質於知者

程子易傳胡氏春秋傳自當別爲大議論文字可矣若謂之必得經旨則未也竊謂周易當以本義爲主春秋朱子尚以爲聖人義精仁熟之權衡有不敢知而不敢解釋遂有孔子家奴冢中起之說然則後世

數百家紛紛註說皆歸郢書燕說之歸矣

本然之性氣質之性此二名雖始於程張然孔子性相近三字已是兼本然氣質而言也孟子開口便說性善是皆說本然然其曰牛之性馬之性則亦以氣質而言也

孟子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及大誓曰我武維揚侵于之疆此上下文次序似互然集註所不論則何敢以爲然乎

朱子說頗有初晚之異亦有語類大全之不同不可執一是此而非彼徐觀義理之所安可也

以知覺屬心此朱子一生訓說也其答吳晦叔書則

乃以知覺爲智之用此非前後異說也夫知覺有二其虛靈運用識飢飽寒煖者心之用也此周程所謂知覺也識事之所當然悟理之所以然者智之用也此伊尹所謂知覺也二者各有所指不可輥淪說也蓋心氣也智性也性則理也氣與理二者不可離而亦不可雜也

邵子曰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萬物以道觀萬物則天地亦一萬物非邵子胸懷豁達洞見大體何以及此蓋天地雖大既有形象有形象者終歸於消化又有終始有始者必有終此與萬物何異但有大小遲速之分而已若夫道則無形象無終始不可名狀

只一箇無窮底物事而天地者其中一塊小物成壞生滅如一瞬息過去無窮將來亦無窮今見在天地據邵子說只一元統十二萬餘年矣蓋一元統十二會一會統三十運一運統十二世一世之數即三十年也此如歲月日時歲統十二月月統三十日日統十二時一時之數亦三十分也此分字與曆家之分不同禹貢所謂東西朔南是橫說也經世書所說元會運世是竪說也天地古今盡於橫竪二字矣

古今所論聖人道德有所不同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朱子曰泰山高矣而泰山頂上已不屬泰山此言堯舜事業雖大而終有限量據此則堯舜之不

及天遠矣孔子稱文王以至德而朱子以爲不及泰伯之高孔門稱孔子賢於堯舜遠矣而程子以免匡人之戹爲苟脫家語亦言負蒲人之盟此等處學者嘗推而置之於馬肝之說耶然後之君子苟以爲聖人且有可疑而有自恕之心則大害理

程朱子最於出處去就一毫不爲放過而明道條例司之就伊川嫌焉伊川涪州後西監之受和靖深疑之朱子攺秩宮觀之拜南軒非之不特南軒當時知舊之責四至是知道愈高而責愈備也或曰省察戰兢之功雖聖賢不可斯須而或忽也余謂惟聖賢然後能如此學者則其日月至焉者亦不易也

延平謂朱子曰今表弟之去中心愧悔未知其爲何事也

朱子曰聖人本天釋氏本心夫聖人本天見於詩書者多矣如詩曰天生蒸民書曰惟皇上帝降衷于民而子思所謂天命之謂性尤所謂直截根源也

過去有無限天地將來有無限天地皆是道中之一物所謂道者無邊際無終始聖人旣圍此道於方寸之中故六合之外思之卽至先天地後天地坐而致之特聖人不言耳

道體無窮而心涵此道故心體亦無窮故曰道爲太極心爲太極

今此天地佛家所謂見在也兼過去將來而謂之三世也以見在天地觀之則過去亦必如是將來亦當如是然則天地間萬物統體一太極也三箇世天地亦統體一太極也

子思子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子思豈不知天是道中之一物而立言如是者以人所共見實體而言也至邵子然後始極言道體之大而天爲其中之一物周子太極說亦然蓋有太極然後有陰陽有陰陽然後有兩儀云者是然周子之說精而約邵子大而濶

子思極言道體之大而然而必以禮儀三百威儀三

千承之此以日用事物纖微委曲者而言盖道無大
小語大而遺小則其不入於異端之虛謊者鮮矣
語大而遺小之弊宋時頗有之故朱子力救其弊而
曰所謂浩然之氣者歛藏於規矩準繩不敢走作之
中又曰眞正大英雄却從戰戰兢兢臨深履薄處做將
出來其示學者所以用功切要者至矣盡矣然此亦
從召公所謂不矜細行終累大德之意而推明之孔
孟以前其論學之密已如此矣三后之中契以禮教
人其本源如此故至其後孫箕子以洪範授武王孔
子明道德以教萬世禹稷子孫皆莫能及焉此理眞
不可誣矣子思作中庸亦以教之一字合尖於天命

率性之下者其旨深哉
天地古今理氣性命之蘊至邵子而放言公誦不嫌其飜動漏洩盖以前聖賢之言未嘗及此非不知也盖不言也盖邵子於此如視掌中物把弄玩戲樂而終身此所謂雄豪君子亦所謂無禮不恭也大抵天資甚高於道之大原不甚費思而自然洞見故於其進爲之方却見疎脫此不能無弊故朱呂二先生不爲編入於近思其旨微矣
程子嘗責秦少游曰上穹尊嚴安得易而侮之盖以其有天瘦之句也邵子則皺弄觀玩如眼前一塊物論說如家門細碎事兩先生氣象不同如是矣

朱子編次伊洛淵源録而漏却邵先生今見行淵源録則却次於周程之下矣朱子嘗言已不曾編入而書肆擅入未知書肆何許大膽人敢如是作用耶殊非等閑事也

孔子德愈高而意愈謙益見其爲大聖也然而嘗語子貢曰予欲無言因又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此與平日謙辭不同

癡人討祖父年甲朱先生笑之邵子則却討天地年甲矣

朱子生乎南渡之時嘗歎曰世亂思君子不改其度每讀至此未嘗不慨然流涕也

語類論人物之性其可學録一段甚可疑其曰天命如君之命令性如受職於君氣如有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愚謂天命之所以流行而賦於物者是氣也性之所以賦於物而有賢愚昏明者亦氣也命性何嘗離氣而爲命性哉至以氣爲能守職不能守職者尤可疑若是則氣與命性不相干而至此然後始別爲一件物事也若曰性能因氣而賦於物而其能養性不能養性者亦以氣之淸濁厚薄云爾則爲無病也語類恐是記者之誤也（先生嘗言天非氣無以命於人人非氣無以受天所命蓋理與氣元不相離故也）

又義剛録一段難曉其曰孟子說得疎略者只論本

然之性而不論氣質也自不曾推原原頭至成之者性也云者却與所謂疎略者矛盾孟子只論本然之性則何嘗不推原原頭耶何嘗不說上面一截耶且孟子所以疎略者正坐只說繼之者善而不說成之者性也今却言只說成之者性也何也可疑可疑（易所謂繼之者善專言本然之性至成之者性然後始有昏明剛柔之異也）

或問堯舜生丹均瞽瞍生舜先生曰人氣便是天地之氣就人身上透過如魚在水水入口出腮但天地公共之氣人不得擅而有之

死生有命之命帶氣言之天命之謂性之命純乎理言之此說出語類人物之性篇然以中庸首章註說

及先生所嘗言天非氣無以命於人者言之天命之性亦豈離氣而言也

小學總論李周翰請教云云曰這須是自見得每疑此處文勢短澁語意未暢及考語類本條則見得下有從小兒也須讀孝經論語來中間何故不教人如此曾讀書也須疑著二十七字見得之意當釋於如此讀書編總論時失於刪截使本意蹄昧也

先生年四十四解太極圖通書其太極解有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義理文字俱到極好處也其時門下人曰惟李通聰明看得出後先生曰某向來分別得這般所在今心力短這般所

在都說不到此說葉賀孫辛亥以後所聞也先生六十二歲以後說話也此正耳順之時寧有說不到者豈自道之辭耶且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此語令人無不曉解當時諸門人聰明才辯不爲不多豈但西山看得出而已此等恐是記録過實也

嘗觀實紀所載一條先生見士習馳騖於外每語學者且觀孟子道性善求放心兩章務收歛凝定以致克己求仁之功謹考大全語類此意思甚多然直指切要工夫辭約而理備者未有若此之明且盡者也或疑無致知工夫無乃未備耶曰讀書專一以致其

精此求放心之大端也旣曰求放心則致知工夫已在其中矣且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旣言求仁則致知之功互爲表裏相與始終矣豈曰未備哉

語類性情心意編頗有不敢曉處最其六十四條叔器問答有云心是箇没思量底只會生其曰只會生者是程子所謂心生道也之意其以心爲没思量者大可疑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況心不思量則其所思量是甚物事若非記録之誤則似是脫錯且其下以藥喩性情處尤可疑其曰藥力或凉或寒或熱是藥性云者此則易曉其曰喫了有寒證有熱證便是情

云者似不襯着若以先生平日之論言之則寒熱是性其寒熱之味著於湯丸是情人喫之而有寒證熱證是喜怒哀樂之中節不中節而事有得失也○顏子好學論不專論顏子盖統說學問綱領其中約其情使合於中是緊切精要法食色喜怒最是日用省約照管處也

宋眞宗朝筵臣講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章曰孔子亦要錢此爲當時使人大慙者本朝 中廟筵臣亦有心無體用說嘗以爲寒心矣曾見嶺人論退溪栗谷高峰理氣說眞不足供兒童之一笑直與上二事爲伯仲矣牛溪嘗引朱子與趙汝愚書今日之

事第一且是勸得人主收拾身心保惜精神嘗以天下事爲念然後可以講磨治道漸次更張之說爲封事矣嶺人柳㮨等率數千人上疏以攻此說以爲異端之言旣亦尹鑴之說大行於世而然也愚每以爲其罪不在於㮨而在於鑴也

落字爲始之義註家無解之者竊謂凡草木之落其生意必始於落處故謂落爲始耶欲問於知者

人之所見切不可差所見差則所行雖善終與惡同歸矣司馬公帝魏而寇蜀故朱子謂溫公當三國時則便去仕魏其爲羞辱甚矣愚以爲東坡盛稱荀彧爲聖人之徒東坡若生於當時則當與彧並爲操謀

臣矣是故窮理是大學第一大事而栗谷論人每以
識見爲先矣
朱先生嘗論馬政策其策曰觀戰奇也觀戰勝又奇
也觀騎戰勝又大奇也雖麤却有好奇思先生盖嘆
當時諱兵事讐故有是言歟不然則戰非善事也昔
衛靈公問陳而孔子行善戰者服上刑孟子語也然
而程子亦嘗曰惜乎韓信與項羽諸葛亮與司馬懿
不曾合戰不妨有可觀此則未知何意思也豈羽是
弑君之賊而懿是逆操之將故欲見其敗死而大快
於心耶
清陰文正公嘗言程子論揚雄大恕不如朱子之嚴

正痛快程子說見近思錄末卷朱子說不一見

慶元丁巳晦翁先生別西山遠謫之行與人書曰近日改移新學復爲僧坊塑像摧毁腰脊斷折令人痛心彼聖賢猶不免遭此厄會況如吾輩何足道哉比者斥黜兩賢位版埋瘞地中令人傷痛豈下於慶元之歲哉此實原於驪奸爲之根源黨助驪奸者分受其罪可也

格致大學劈初頭第一工夫而孟子所謂知言實格致事也無一物之可遺而孟子條列其目之大者則詖淫邪遁四辭而已此四者始害於性命道德之正而終爲國家生民之禍者甚於洪水與夷狄盖源於

心術之不正而生故也是以孟子不得不苦死明辨之而曰聖人復起必從吾言朱子賛其勳烈而配之於明四端之大功盖曰明四端是安社稷之功闢異端是打邊境之功夫社稷雖安而戎賊外侵則豈可以社稷之安不爲討伐驅逐之乎至於朱子而無一物之不格無一理之不明則社稷不翅安矣而其闢異端愈力而愈嚴以致仇怨濫世道學之禁上及程張逆黨之誣至於請斬然朱子猶恐其不能壁立萬仞盖異言不距則正路榛蕪聖門閉塞譬之爲國者不可以恃自治而忘外侮也故殷宗之於鬼方有三年之憊周宣之於玁狁與六月之師孟朱之心亦若

是耳況今詖淫邪遁之源發於驪而漲泒於尼直瀕洞於全閩則是箭雨黃屋天子蒙塵也社稷安危已不可言矣當此時也如玄石是讀書人而乃不肯爲疏鑿殺流之計而時或反爲助瀾之事他尚何望余非不知妄作之爲招禍之道而妄竊以爲旣爲人則當爲人之事矣朱子論孟子好辯之說曰正如弑君之賊人人得以誅之不必士師然則愚之今日之爲可幸無罪也否

大學明明德新民明新二字名異而實同明明德是新己德也新民是明民德也此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者也○大學在新民新字屬君作新民新字章

句屬民此與尚書本註有異竊謂此句上文極言人君自新之道則民於此已有所觀感而興起矣於是又以禮樂政教振作之此其道德齊禮略有先後之序故朱子於此以新屬之民而以作屬之君孟子所謂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者正此意也

禮記曰何謂人情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不學而能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疾病死生人之大惡存焉此蓋以欲惡二者爲七者綱領而孟子換作好惡二字曰平朝之氣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其示人之意可謂切實矣人須於好惡之發察其天理人欲則思過半矣吾家先法蓋如此矣

朱子嘗曰孟子一書但看道性善收放心二章可也此章堯舜孔子之所以爲大聖者於性分之外不加毫末焉如持志直養而勿正勿助皆是收放心之事也

中庸首章或問鄉板五附註荀子之荀疑三字之誤

中庸十二章或問鄉板三十九其所用之體所字下疑脫以爲二字

同章鄉板四十欲亦謂之隱似亦非朱子語法無乃亦有脫誤耶

綱目於褚淵書卒亦有所不敢知者書法發明亦無所論說此等必有精義入神者而無由窺測奈何奈

何

賈充弑逆之賊也邵子詩曰有刀難剖公閭腹其誅之也深矣然而綱目不入於死類而書卒且不去其官號說者謂所以著晉之失未知然否

漢獻帝甲午綱目書魏荀攸卒既以攸爲魏臣則當係莽臣雄書死而書卒何也必有權衡而不敢知耳

朱子嘗論莊子害正之說其中最以爲惡無近刑一句爲悖理之甚竊嘗思之此說最中後世好利取便者之心其害甚於洪水猛獸之禍此邪說之尤者近世一種(尼尹)時義從衆保身凡干利害之說正如此矣朱子之拈出而痛斥者其旨深矣然而至論大學則

極稱莊子見得道體又表出其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也一句以爲此承接孔門源流曾點之徒正如此人須理會自家本領通貫却看此等議論自見得高下分曉又曰佛氏好處皆出於莊子但知不至無細密工夫所謂賢者過之也此則朱子却以細密歸之莊子也蓋朱子於大學論此者蓋以大學階級極其嚴密不可毫分躐等孔門立敎之意可謂至矣而後之學者不知其理如陸氏抛却格致工夫而專務誠正亦有不先修己而遽欲齊治者乎此不知其終不可有成故嘗曰若眞有躐等者豈不可敬蓋言其斷無是理也今者得莊子語道非其序則非道一句眞

有合於大學之旨故稱道之至於如此其警學者深矣蓋朱子於莊子見其本末長短無復餘地故痛斥其害理之說而又極稱其契於聖道處如非識高而心公之至安能與此哉

凡物莫不有動靜余有盆梅丙寅冬在溪齋置之齋內開花甚盛有時香來擁鼻時或就嗅而不聞其有動靜無疑矣

自兒時見所謂退溪發明中年得見別件則改名退溪質疑頗有可疑曾以問於玄石則所見或有異同其中論語草木區以別矣章章下註非謂末即是本但學其末而本便在此也退溪句讀似未安竊意非

謂當釋於在此也矣而退溪釋於是本似未安故問於玄石三次往復最後以愚見爲得云矣○其上程子說數條自今觀之不至難解之甚而朱子當初極費精神當上山寺馬上思量至於山寺而猶不透適其夜衾薄無眠徹夜思量其時杜鵑聲甚苦其後聞杜鵑聲則必思山寺思量程子之語矣夫以朱子之聰明其於義理深奧處積功如此今人乃欲以鹵莽滅裂而得之豈不可笑哉今人於此數條容易解得者亦朱子解說之功也

朱子論衛輒事義理極精微學不至聖處則不能及此盖說到至變處以示可與權之義而又折轉到至

正處以垂權經大訓於天下後世此非命世亞聖之才而何（此一條入於語錄中而註其下云 論衛輒事見大全答范伯崇書）

又曰趙汝愚所處寧宗事略如衛輒賢而衛人不聽其逃之義

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豈可拘於一義哉以古人言之則明道先生當元豐之末思與章蔡輩同為國事蓋當其時宣仁在上而明道與司馬公諸賢為衆君子之領袖其地位時勢足以有為而又其力量足以化服小人故其言如此至於晦翁先生則寧宗已入左腹之讒而侂胄用權趙相見斥先生從而擯棄而乞斬之章繼發則時不可有為而只以斯道自任

故不徒其身於小人待之甚嚴而朋友門人少有染跡者則或嚴辭峻責或誘掖救援使如氷炭薰蕕之不相入此豈非時勢之異而所處之地不同也耶

栗谷理氣說如破竹然雖粗解文理者皆知之矣嘗觀或人爲退溪攻栗谷之說則正如學語幼兒之言不足以供兒童之一笑鄭愚伏嘗語同春以爲理氣說栗谷是云

栗谷所以非退溪說者專在於理發氣隨一句此說是非當於中庸天命之謂性註可見矣其曰氣以成形理亦賦焉者與理發氣隨者同乎異乎

嘗觀嶺人攻牛溪說以爲異端而乃擧理氣說爲言

此令人失笑處也牛溪之說乃朱子說也並朱子說而攻之其悖甚焉故其時有僞批之悖行

沙溪先生之學專出於確之一字而每以直之一字爲立心之要此朱子易簀時授門人之單方也其言曰天地之所以生萬物聖人之所以應萬事直而已矣其說蓋本於孔子人之生也直孟子養浩然以直之義也故愚於沙溪先生未嘗見少有回互之言行也

金泰叔嘗訪余於冷泉論及性理以爲仁義禮智非性也所以爲仁義禮智者是性也余謂朱子以爲仁義禮智人性之綱盖性是渾然一理而論其粲然爲

綱者則曰仁義禮智故朱子嘗曰韓文公於諸子中
論性最善若如兄說則性與仁義禮智有先後等差
之物也時有燈在前余指火而言曰此火也而或炎
上或熱或中黑或照皆此火也豈可以熱照炎上中
黑四者與火爲異乎泰叔曰性一也仁義禮智信五
也果是一物則何以曰一曰五乎余曰譬之車則輪
輻輗軏等十件物揔名之曰車故古人曰數車無車
此言最善此喻泰叔曰性卽理也然則謂之四理可
乎余曰論其綱則雖四而舉全體而言則謂之萬理
奚止於四而已泰叔曰吾聞一理萬理之說而未聞
四理也余曰愚讀書未多誠未見四理之說矣然朱

子嘗言四者變者言理其不可乎泰叔曰公可謂好杜撰者也相與一笑而罷矣其後見語類則有五理之說蓋兼信而言恨不得與泰叔說破也（時監司公侍坐矣未知監司公以詔於其子孫否欲問之而未果也）

退溪之學最爲無弊而其作處與朱子不同豈余所見之妄耶今世士友多讀其文集然亦難看故余嘗欲爲註釋始功而未果焉或有繼而成之者則善矣

退溪集以孺子入井爲感此雖原於朱子之意然朱子之意亦有曲折若以程子所謂感應之理觀之則孺子爲感而見者爲應也若以感物而動之理觀之則是我之心感於孺子而惻隱之端發出也毫釐之

間賓主之勢分焉不可輥淪看也盖程子之說以彼感我應言之孟子之說主我感於彼而言所以不同也退溪於丘文莊每有厭薄意未知何所見也且於徐花潭甚有所不取豈以其雜於數學而然耶朴思菴學於花潭者也退溪於思菴甚相契合豈以爲靑出於藍耶

語類五十五卷之十三板○右朱子說也鑴直斥朱子則其與楊墨爲我兼愛之說奚翅百倍哉此而不闢則其禍將不止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矣然愚之不自量度而欲任此事則妄之大也以此罪之則所當甘受然亂臣賊子不必士師而誅之者是朱子之

訓則雖如愚之無狀亦何害於距彼哉此則與江都說不同雖九死而不可悔謝矣

雜録

我東本箕子之國箕子所行八條皆本於洪範則大法之行實與周家同時矣孔子之欲居亦豈以是也耶沙溪金先生嘗建白于　朝欲尊崇箕子同於孔廟以報罔極之恩而以垂無窮之教其意可謂深矣當時在廷諸賢皆放過而不能採施惜哉

中原人指我東爲東夷號名雖不雅亦在作興之如何耳孟子曰舜東夷之人也文王西夷之人也苟爲聖人賢人則我東不患不爲鄒魯矣昔七閩實南夷

區藪而自朱子崛起於此地之後中華禮樂文物之地或反遜焉土地之昔夷而今夏惟在變化而已凡物必有起源唐虞世三后禹主水土稷主稼穡惟契主禮教以敬敷以故學之一字始見於高宗之世其後宋繼其緒業而孔氏生焉孔氏徙於魯而孔子生焉以教萬世然則三后事業雖各峻茂子孫亦皆衆多而其文明巍煥皆未若殷宋魯之盛焉是盖契之淵源也子思述堯舜之道以作中庸而首以教之一字並列於天命性道也有以哉

我東雖曰東夷高麗之時朱子語類稱之曰高麗風俗好高麗之世夷俗未變然視諸南西北諸種則尚

有東漸之化矣粤自麗末圃隱鄭先生出而當路蔚然出幽遷喬一以禮義變其舊俗而又得朱子書於中州以教於國中自後道學漸明以至於晦退栗牛則道學大明於世矣竊聞中州人皆宗陸學而我東獨宗朱子之學可謂周禮在魯矣此後若無詖淫邪遁之說則庶免荆榛之塞路而自尹鑴亂道誤人紫亂朱蕕勝薰矣此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嗚呼其孰能廻狂瀾於既倒鄣百川而東之哉

愚嘗以世人不知朱子之書而不讀故朱子之道不明此剳疑之役猥以起也今日諸臣議　孝廟世室而以豫爲罪盖見之矣此在大全議狀明如日星矣

然申晧嘉請太宗世室於景帝之世者載於史略第二卷此則誰不知而猶且以豫爲罪据此則存乎其人而已雖朱子之書大明而亦何益哉噫其哀哉右告

致道

李一齋門人撰行狀或用朱子行狀中全句退溪以爲未安曾見退溪門人所撰行録則一篇用朱子行狀全文似未聞退溪說矣

舊聞浦渚趙公頗與朱子議論有異同心甚疑之故其門人爲建祠宇來問於同春而不見余盖聞余之疑之也其後屢十年後其孫持謙請余墓道文余試見其行狀乃同春所撰也其狀録公言曰朱子孔子

後一人余驚曰公之所見如此則前日余所聞者非也此狀雖出於他人亦不敢疑其妄況同春乎遂依其狀撰述而以孔子後一人一句爲一篇眼目矣其後聞京裏若而人非議曰某嘗痛斥尹鑴之立異於朱子而却恕於浦渚何也是甚不公之論也余又瞿然卽以其說質於其諸孫而得其答語殊有曲折自與鑴規模不同矣盖鑴有意於斥之者也公疑之而欲問於人者也此公私之不同也然未見其所著冊子嘗以爲恨矣

我國軍兵三南不可用惟西北可用而平安道則廢簽已久今不可便煩耳目欲令黃海軍兵密引其族

屬知舊之在平安者爲保漸次因仍以爲之兆則亦將與他道同矣

西北男丁自力能勝銃時皆使習放則其藝皆妙矣西北女人健捷絶人皆使習砲於戲場則其藝必妙矣雖不可用於戰塲使之守城則不下於男兵矣

國俗有角力戲守令禁之而使以砲爭其勝負則習放者漸多雖於避亂之際賊必憚於搜山矣

大抵禦虜莫如砲兵科擧之規多以砲丸代弓矢凡備軍器必以銃丸藥爲務亦使流布於民間則習砲者漸多且使萊釜近邑除其稅入而代以硫黃及銃使利於良則倭物自至矣預設淸野之令敵來不入

城者一以軍律從事則民不敢違矣
金棐來言一日尹揄來謂兄欒曰尤菴疏中有栗谷落髮之說矣吾兄被其誑誘惕脅遂爲妄發吾兄信有罪矣然若謂之爲利而附於尹做爲落髮之說則冤矣第未知大監疏中果有落髮之說乎余責之曰君亦效尹哥而欲誑誘惕脅我乎我雖喪心失性必不爲此說也且尹之誑誘也君之兄不爲正言折之而乃爲唯諾之言非誘於利而何從此勿爲分疏之言引伏爲罪人可也棐也旣去吾歎曰所謂尹揄乃龍西伯奮之子也伯奮胸次灑落余嘗敬服矣今其子孫寧至是耶此必爲他尹所使而然也雖以他尹

言之苟是牛溪八松之子孫則何敢爲此耶栗谷之
沒牛溪私痛曰栗谷於道洞見大原眞所謂山河間
氣三代上人物是某之師非某之友也尹必欲求栗
谷所無之疵以媚於一番人是何心哉
朴和叔丁卯十月廿七日與我書謂美村於鑴愛惜
救護
尹譜云希仲立心制行不泥古人讀書講義不拘訓
詁夫鑴之戕賊義理以至於窮凶極惡其源實出於
此而尹乃以此爲超詣過人其實見果如此則是未
嘗聞牛溪之片言隻字也其心實不如此而强爲此
以亂孔朱之道則其心術之不測有浮於鑴矣其下

陽爲病之之說欲以爲掩己欺人之資則人尤見其肺肝矣今時輩旣譽尹之父子又稱鑴之賢則拯雖不與時輩同謀而其與鑴一體瞽者皆見之此所謂自寫誣悖而自然不易之公論也未知玄石以爲如何

偶記

吉甫勸誘晏叔刪去畸翁與潛窩書俾不行世此事見於祭晏叔文觀其意自以爲能事矣然此書與成丈上海平書實訟者相質文券乃何獨刪畸翁書而今忽刊行成丈書以示於世耶此正錯積時一訟官落一邊而仍奪其一隻文券焚之使不得更訟之術

也其訟官之事雖以李某之兇悖猶以爲不正還落其所立之隻此則人心難誣也且畸翁書謂坡門以汝立獄事比之於己卯乙巳士禍愚以爲坡門何至於此此恐畸翁不勝憤怒增人之惡名也及見印行成文書則果以爲士禍矣且不自以爲士禍而乃若以士禍二字出於牛溪者而以爲公論者然此豈非大可驚駭者乎松江果以汝立獄事爲士禍而猶且爲委官而治之則是小人之甚者也袞貞芭磁猶且掉臂矣且謂牛溪以松江爲必能以直報怨請救崔獄此又極可驚駭者也畸翁書以爲牛溪勸起松江曰變起搢紳將不免有所波及若使時輩主獄是猶

以火救火滅絶無期國事甚重奚顧身謀往復商確
出應治鞫之 命終始協議專以救活無辜爲心雖
平日與逆魁號爲一體者初得貰宥據此則牛溪勸
松江入者欲其欽恤平反俾無橫濫者耳盖以松江
可以如此故勸之起也嗚呼報怨二字果出於牛溪
之口乎夫大臣受 命按治逆獄而果有報怨之心
乎治獄果以報怨爲心則雖曰以直而猶是私邪也
松江果有報怨之心而此言果出於牛溪乎報怨二
字奚爲而行於逆獄哉若然則松江之救崔雖出於
以直而崔之逮獄實松江之所爲也松江之實跡其
果如是乎若然則牛溪之勸起松江雖知其以直而

亦知其報怨也知其報怨而勸之起則此豈大賢之心也大槩成丈書雖極口贊揚松江而間間挿入迫切緊語而借重於牛溪使不得解脫可謂甚矣朴玄石和叔稱成丈天質醇古綽有高識雅操若然則此書非出於成丈而他人代爲之耶是未可知也大抵先師文元公先生甚不韙坡門諸公大有論說而其大槩則與畸書無異此先師之所以見怒於坡門而每被侵侮之言也今日偶閱成丈文集聊記所見以貽後生云

嘗見賊鑴劄子則曰倡爲子不臣母之說是乃宋某之罪也未知此劄有記載處否朱子於論語亂臣十

人註先載馬融說後取劉侍讀子不臣母之說以攻
破馬說而鑴乃爲此說此非但罪我乃排斥朱子說
也凡其平生論議無不如此而尹也苦死黨助每以
爲某未嘗窺鑴之左足而妄論之使之志益驕勢益
張以至於無所不至吾則以爲尹之罪可與鑴並按
而不當在末减之科也
金斗明羅良佐疏皆言尹與鑴已絶故鑴嘗慫毒噫
何忍以此上欺　聖明耶試觀鑴祭尹文及李永鴻
代撰祭鑴文則可知矣玄石雖爲尹回互而猶不諱
其爲鑴愛惜救護之實其心公矣然其爲鑴血誠不
止於愛惜救護而已則玄石未必知之也

吉甫始謂鑴爲袞貞俞瀜甫爲余云後變爲嗃矣
李靜觀幼能始與鑴相善一日與諸兄弟議曰此人難信今日不受其供則後必反覆矣遂諸宗畢會招而問曰君於兩賢從祀以爲何如也答曰可合矣僉曰固知君意之如是矣鑴去而其妻兄權儁來會幼能曰希仲於兩賢從祀納招而去矣權訝曰信然乎昨余親聞其與希聖說則以爲不可矣幼能大訝之卽邀鑴而詰之則面色如土而去余以此問於吉甫曰此事如何曰希仲本色如此幼能問之誤矣余曰其前後反覆何如曰此希仲疎脫處也
以直報怨此公而無欲者能之豈可望於人人哉今

日尹拯之怨我宜矣然直擧吾之負犯而持之何患其不足哉而必以邪曲之謀謀之哉然其邪曲之謀未嘗不敗露其謀敗周敎之昏也其做玉堂說以構致道與我兩間也其誣我先君子以叅凶疏之說也此外機阱必不止此而無路得知也然欲知之則吾之量已狹而亦近於不仁矣羅良佐以檜相說構成於文谷者渠則必自謂勝筭而其實眞如兒戲矣拯與良佐之事盖出於驪鑴鑴與李煥夜揭匿名書而進密疏請盡除其書中所錄之人今事亦其餘謀也拯與良佐烏得免乎是亦吉甫之罪也

愚拯父子與伸脫鑴罪爲一欵事此朱子所謂自然

不易之公論也如此而尚可謂嘗已相絕而怨毒乎吾則見其膠漆可解而其兩間終不可解也

栗谷愠于東人嘗過蕭寺題僧軸曰欲使心無累郍堪面目憎招提草樹裏寂寞對山僧余謂栗谷所見愠只東人而已今余舉世皆仇之豈但以斥尹之故而已是必余言行不慎見惡於公心之世也不然則何無一人之見恕耶是眞自反猛省處也然猝變舊習以從時好亦是難事聊次原韻以示子孫云豈欲人相惡胡然見屢憎淵明雖止酒耻作白蓮僧疇孫毋戒

余宜少從衆以遵明哲保身之聖訓此出於相愛之誠然嘗見朱子於黨禍時謂門人曰今爲避禍之說者固出於相愛然得某壁立萬仞豈不益爲吾道之光又曰有勸某當此時宜略從時某答云但恐如草

藥煅煉無性救不得病耳又曰某今頭常如粘在頭上今時輩不以朱子之言期我竊恐渠輩浸浸然草藥無性也又次前韻云胡今日事事事却生憎願棄人間事長從粥飯僧

噫今日事可謂寒心矣尹之子敢爲侵侮栗谷語可謂驚心而其來有自不須深責至於丙丁以後東土臣民喪義忘恥以及於錦州盖州之役則不敢立於覆載間矣惟幸以　列聖培養之功前後死義立慬之士指可多屈而如三學士則名聞天下光耀後世余嘗以南領相言作傳極道明大義樹天經之懿矣賊臣許積乃於　榻前進曰三學士是爲名而死非真節義也彼賊臣之言自宜如此何足責哉今乃祖

述其語乃以不死於虜者爲十分道理而以死者爲無義其悖理傷化極矣而今乃舉世尊之反以攻之者爲仇余嘗受　命於　孝廟以爲予以明天理正人心爲急先之務而無有能助予者願與卿協心共貞也當日　聖謨鏤心銘骨今安得不苦死以斥淫辭哉然實由於賊鑴侮詬朱子其說橫流以至於此蓋朱子生於靖康之後汲汲以扶植節義爲事義眞僧人也雖已從夷狄之教然而不從虜而潔身以死則表章之唐衛士賤卒也而以瓦片擊降守而死則表章之許多處女不汚身而死則表章之凡其人愈微而愈恐其泯没今日事一切相戾何也豈非賊鑴

之遺禍乎余固知不能救其萬一而身爲魚肉然誠不忍負天畀之衷也不忍負　聖祖之教也汝等勿復以明哲保身爲言也吾以爲保其身不若保其天也

論尹有二事江都事也尊驪鑣也丙子虜僭號而遣使也能率諸生上章請斬虜使懼而逃朝廷以此上奏　天朝傳檄軍門使我義聲震動天下其功大矣又於江都後自稱死罪臣廢科不仕則孟子所謂羞惡之心人皆有之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者也忠貞李公於亂後即曰過有可改者有不可改者婦人失行後亦可改乎余曰豫讓事如何曰此則歷聘餘習

也余無以對然隱之於心以爲夫子大管仲之功而
稱之以仁尹之丙子上疏之功不可不記又其自廢
之道有過人者其從事儒門則其志可尚也及其死
後其子以江都事爲十分道理而曰其稱死罪者非
以江都事也乃以不赴　召命故自罪如是云耳余
始聞而甚駭之以爲或失其父之本實也及見尹之
末後疏章則果如其子之言矣余憮然自失甚悔舊
見之錯誤也且不但以不死爲十分道理而乃反以
死義之人爲無可死之義遂使三學士昭乎日月之
大節並被譏斥以助賊檜之淫辭其爲世道之害如
何也自是之後則江都事極可罪而不可恕也至於

尊鑴事則余竭心盡誠欲救其陷溺之心而終不回頭反以余爲非可勝歎哉至以余之比鑴於象山爲非余之比鑴象山亦太恕也正朱子所謂執殺越人之盜而議其竊鈎之罪也且象山若侵侮孔子如鑴之侵侮朱子則朱子必嚴辭距之甚於楊墨不敢與之往復切磋也數年前致道謂余曰得見羅良佐書則以長者之攻尹爲修隙余聞而笑之有詩曰承三詐效放淫事藏六還爲修隙人驪水蒼茫源泒濶石潭寥落井塗堙驪水一句人或以爲不然而以李永鴻所出祭鑴文見之可知矣此文李謂尹拯所作此雖借重然爲其所借者何故也

且今以異姓昏姻之辨或以朱子說及黃榦夫婦爲言則彼乃敢曰東俗不如此朱子不足法云矣鑴於李靜觀諸公處謂牛栗可以從祀於沈承旨光洙則謂不可從祀靜觀面質其反覆之狀而尹則終始以爲見識超詣余甚駭之嘗面質尹曰欲與吉甫相友則必攻牛溪然後可矣尹面色騂然曰各有義意余曰敢問其義意尹作色曰何如是苛刻耶云矣宋子愼嘗曰沈監司澤按湖南時以書問尹丈尹丈不受曰曾向牛溪爲惡言者云其義凜然矣然於尹鑴則疊疊不厭是亦未可知也大抵尹丈制行之高家法之正世無其比而惟論議則每在利害上是甚可疑也

鑴嘗著爲一冊子論先正學問得失於退溪栗谷則稱別號於牛溪則稱浩原或只稱原余舉此而

謂尹曰無乃區别太懸乎答曰渠之所見如此奈何
且子思亦字孔子稱字亦未必爲貶之之意也余曰
子之惑甚矣亦可謂不憚於自欺也
戊辰二月十二日崔生尚重持和叔答海州儒生書
以示之反復數四終未見主意之所在豈余文理不
足以曉破耶嘗見朱先生有小說以爲少時及見前
輩而聞其餘論其立心處己則以剛介質直爲賢當
官立事則以强毅果斷爲得至其爲文則又務爲明
白磊落指切事情而無含糊鬱卷雕肝側媚之態使
讀之者不過一再卽曉然知其爲論某事出某策而
彼此無疑也近年以來風俗一變上自朝廷搢紳下

及閭巷韋布相與傳習一種議論制行立言專以醞藉襲藏圓熟軟美爲尚使與之居者窮年而莫測其中之所懷聽其言者終日而不知其意之所鄉回視四五十年之前風聲氣俗蓋不翅如寒暑晝夜之相反是孰使之然哉今和叔正亦如此甚可憂也去年冬李汝九來訪爲傳和叔說以爲今日議論寧爲糢糊余聞而駭其與朱先生相反卽以書詰之矣其後見渠書而此說則終不答其意所在亦不可曉也朱先生所謂孰使之然者必有所指而引而不發必有深意矣今日此風尤甚愚竊恐和叔終不得辭其責也

聞尹搢謂我外孫權以疑曰汝外祖嘗謂驪尹爲賊鑴今汝外祖反被賊字云蓋平日深怒於賊鑴之說乘時而爲其叔報復也然渠亦是攻朱子之鑴黨故以朱子之言爲不足信而爲此言也朱子曰孟子苦死攻楊墨如不共戴天之讐何也云云若謂賊爲可捉爲可殺是主人邊人若謂賊也可捉也可恕便是賊邊人鑴也旣攻承堯舜孔孟道統之朱子則正是斯道之亂賊故用朱子賊楊墨之賊字謂鑴爲賊矣吾雖至妄安可無師受而敢賊名家䆮一世所尊崇之驪鑴哉至於今日時輩賊我者亦不爲無據也當佹胄鏜紘之時謂朱子爲逆魁而請斬之章亟發遂

先寬死西山將及於朱子而朱子遽沒故幸免於憯禍矣然欲治門人之會葬者曰逆徒之葬其師者當一切禁之其禍至於斯而極矣當今攻朱子之鑴也爲眞儒黨助之宣擧爲亞焉譽訟隆洽吾安得不爲其所賊乎搢也乘時肆言自以爲快而以愚見之則益以證成宣擧之黨鑴而不可解矣又以明其今日與宗道顯玄輩同事之心迹也雖然當侂胄時廢學宮爲僧房也宣聖塑像腰膂斷絶而逆朱子斬朱子之言狼藉焉是朱子與孔子同歸矣於朱子辱乎榮乎以故朱子嘗有詩曰老年光華奸黨籍夫鑴謂孔子不足諱而宣擧之黨又以詆辱孔子之說爲題而

試士於大成殿下兩賢實學孔子之大賢而以纂索繫其位版而黜之吾以此時死則雖被賊字而亦自謂光華也搢也不知我心而辱之以此可謂桀跖之見也雖然吾與牛溪先生同其禍敗謂吾爲賊則牛溪先生亦賊黨也搢也何故樂聞而喜言之也可謂偏於宣舉而忘牛溪也

崇禎己巳四月六日偶見尹譜書

尹鑴以攻斥朱子自以爲大事業實斯文之亂賊也尼尹出死力黨助使其勢益熾志益驕幾禍 宗國春秋之法亂臣賊子先治其黨與豈非炳然之大義乎其子繼述黨類尤盛雖欲攘除其萬一而源深根

固氣豪力雄非復鐫之比矣遂至暗設機阱營壘連絡禍釁之作倍於曩時盖其醞釀愈久而發作愈猛所謂流大於源枝茂於根者豈不信哉然而其徒掩護黨鐫之實而謂人可欺矣今者時輩遂使尹之父子與鐫合爲一體而不可回避此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也然竊觀今日氣勢盖將使朱子之道衰熄於斯世矣吾今死矣死而不見豈不愈於苟生而目見之乎

瑣録

論吉甫事者未有文籍則不信之難矣幸而見於書札者頗有可據者矣吉甫沒後從其子之請盡爲搜

還矣昔年海上時同甫送一册子乃中庸或問疑義也其時同甫年甚少而所見已甚精密令人開眼矣逐條辨答還付其僕之在嶺南者其後問之則其僕失之云矣未知其草本或在吾家亂紙中否諸孫須撿出淨寫以與同甫可也

嘗撿出朱子書札之未載於大全者欲附刊於大全之末矣其後見玄石所編則如童蒙須知等書皆在其中余以爲此等書別爲刊行人家多有之不必爲疊床之舉以此禀於玄石矣未知今如何財處吾意欲只取零碎文字之散出於文獻通考鶴林玉露諸書者而附刊之以爲之兆則後人亦或有隨得隨拾

踵而成之者矣盖我東書册未備安知如通攷玉露
等書不自中州出來也淳孫須以此意奉禀於玄石
可也
昔年自　上命修心經講録以　進賤臣極知不敢
當而亦不敢辭略修其未安處以質於玉堂諸賢是
盖退溪門人講心經時記退溪訓解而禀訂於退溪
者也當初嶺人固無言矣及坡山諸人謂我疵病牛
溪詬詈紛然則嶺人遂爲風聲所動亦以我爲敢議
退溪說話發文相告欲上疏攻之而又以當時門人
記録之禀訂於先生云者爲誣而並持其子孫甚急
噫當時記録禀訂時往復酬酢文字不翅分明顧何

忍抑勒脅制如此哉若以我爲妄率修改則愚當受
以爲罪矣然亦有說焉朱子曰尊畏前輩謙遜長厚
豈非美事然此處才有偏重便覺左右顧瞻動皆窒
礙只得曲意周旋不復敢着實理會義理是非文意
當否矣所謂此處指議論得失也横渠亦曰其不善
者共改之正所望於後學吾竊以爲退溪之心亦若
此而已况退溪亦不能自保其無一字之偶失照勘
耶其心若曰吾雖有偶失處後人何敢動著云爾則
是程子所譏昔所未遑今不可復作前所未安後不
得復正者今何敢謂退溪不以程張之心爲心也第
復有不可知者其通文不以此講録爲非退溪所訓

而但曰非退溪訂正者何意也退溪既許録出而不爲訂正豈有道理耶昔程子門人録程子語而質於程子此事見於朱子書者不翅明白夫豈不義而朱子書之以示後人耶只今人以尹鑴攻斥朱子之故便爲其風聲所驅並不信朱子此則非愚之所敢知也

雜記

癸巳十一月十九日行重峰先生改題主焚黃禮是日缺自趙叅奉家同至草廬弟李惟益益之別墅墅在趙家東楮橋村珎山守徑還而送小酒懸燈對酌吉甫忽言曰沙溪之門無鄭弘溟則道益尊盖用鰲

城斥仁弘語也草廬末弟惟謙退之應聲曰牛溪之
家無成文濬則過益寡吉甫攘臂批退之頰三度極
猛曰濫矣此漢草廬失色退之驚怒若將相報愚解
之曰吉甫醉矣不須較也愚因謂吉甫曰畸翁之於
老先生何事如仁弘之於南溟耶仁弘以悖逆之道
亂倫亡國上累其師故鰲城之言如此矣吉甫曰使
坡山連山兩門不相協者皆畸翁也愚曰不然畸翁
固不平於坡門之詆訿松江而欲貳覲於牛溪有所
云云矣然老先生豈一從畸翁說而無所取財耶
崇禎丙辰十一月初九日李翊李羽來自晉州夜語
從容李羽言得見崔翰林錫鼎則曰吾嘗以翰林入

侍經筵方以論語進講至管仲不死子糾章集註王珪魏徵事尹鐫曰王魏之事太宗義也太宗既爲天下之義主則王魏無不可事之理也季羽旣傳此崔說而曰以如此悖謬之見行之又無忌憚 國事將如何也余隱之於心曰噫人臣背君事讐之說將行於世而不可遏矣其禍將甚於洪水夷狄之害也曩在 孝宗己亥春市南俞公爲來見余謂曰希仲有極可憂者余曰未知何事而希仲之可憂至於今日而始知之乎俞公曰昨與希仲論龍季事希仲曰苟爲天下明大義則所事之私主有不可顧者矣雖廢之殺之無不可也圃隱之事未足爲義也云天下

寧有廢弑其君而可以明天下之大義者耶 太祖
之事只可謂應天順民矣希仲此說若行則沈器遠
之徒將接跡而起矣余曰爲是者有本矣其學術不
正安得不如是耶希仲始攻退栗諸先生今則上而
非斥程朱吾極力觝排以爲異端則諸公反以我爲
已甚或謂之過當至於吉甫則雖見其待牛溪如小
兒而其愛重之心尤異於他人余甚不知也孟子曰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孟子豈欺我哉兪公自是每說
及鑴事必蹙頞也今玆王魏之論與論圃隱者同一
規摸也嗚呼鑴之悖理傷化益甚而推尊稱美者之
罪愈大矣論其孰先則余爲之最論其最深則吉甫

候當難辭而老峯亦豈曰我則不然也噫九原雖不可作而後死者從此知戒可矣季羽旣去亟取筆以記之適答老峯書因並附送焉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七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八

雜著

論語子張篇子夏門人小子章饒氏說辨

饒氏曰子游以正心誠意爲本灑掃應對爲末子夏謂小子且當教以灑掃應對及入大學却教以誠意正心

按此段說得子游子夏之意明矣

就二說觀之則子游欲人於根本上做來則末底自然中節施教無序把大小學衮作一事非也

按此段所謂大小學衮作一事者恐非子游之意也子游所謂末也本之則無者分明是以大學誠

正之學爲本而先焉以小學灑掃應對之事爲末而忽焉則政所謂厭末而求本者也可見其分本末爲兩段事也故程子明其不可分之意以矯子游之偏見矣今以子游之說把大小學袞作一事則不但失其子游之意而已并與程子昔日發明之意而失之矣

子夏之說自合聖人之教但只言事而不及理則小學大學分爲兩截而無以貫通

按此段所論恐失子夏之意也子夏雖不言理字而乃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此二句熟玩詳味則理無大小精粗之意已自著於言外矣

故程子發子夏之意而說出所以然之理矣其所以教之以灑掃應對之事者使之由其小而及於大因其末而達於本也非知道無精粗而本末貫通則其教人之序焉能深得聖師家法若此之切也今乃以子夏之說反爲分大小爲兩截而無貫通可乎

至程子方以理爲本以事爲末

按此段大失程子之意也程子所謂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者盖曰精義入神本也灑掃應對末也而灑掃應對亦必有所以然之理則精義入神灑掃應對不可分本末爲兩事云爾豈

以理爲本以事爲末之意哉朱子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所以然之理也必如朱子此說然後說得程子之意盡矣

謂事有小大精粗而理無小大精粗

按此說果是程子之說也但事有小大精粗本末而理無小大精粗本末者自是程子之意而饒氏誤認程子本末二字之意故於此只言小大精粗而不及本末二字

小子未能窮理謹獨且把灑掃應對以維持其心雖學至粗至小之事而至精至大之理寓焉年寖長識既開却教之窮理以致其知謹獨以誠其意前日之

習灑掃應對者卽爲精義入神之地今日之精義入神實不離乎灑掃應對之中也

按此段說得子夏之意頗詳第其中謹獨二字雲峰之胡則以爲非程子之意而有誤云云新安之陳則以爲與程子語不相妨非以解程語云云愚按饒氏以窮理以致知謹獨以誠意對言則陳氏所謂非解程語者似得饒氏意也然饒氏旣誤認程子本末之說則此謹獨二字亦安知必不誤認程子意耶

程朱所論本末不同朱子以大學之正心誠意爲本程子以理之所以然爲本朱子是以子游之意而推

之

按程朱所論本末曷嘗有異同哉饒氏既錯認程子本末二字之意故其言每如此

論語末即是本說

論語子張篇子夏門人小子章其本文則無有所難解惟集註所引程子說五条爲難耳余於乙丑歲讀此于山寺初盖茫然莫可捉摸遂姑舍之而專讀最末朱先生說則於此五条若可尋其路脉矣遂復取而熟讀則漸漸似有領會處其後讀之既久有以見夫程朱之說相說互證以明子夏之意也數年前得見退溪四書質疑則其釋朱先生說以非謂末即是

本爲句而以非謂二字斷結末即是本四字但是與
平日所知者大相反矣不覺憮然自失曰豈謂五十
年所自信者乃如是其謬戾也遂復取而讀之猶未
覺前日之見爲非而退溪之說似脫不字疑者又自
疑以爲此無乃先入爲主舊見難捨而然耶復虛心
平氣而讀之讀來讀去愈覺前見之不可易也遂以
問於和叔則和叔以退溪說爲是然愚滯之見終未
能回頭也其後和叔以書來曰更審之退溪之說果
可疑也非謂二字當釋於本便在此矣余雖自幸前
見之不妄而因自思念吾兩人之見果是則以退溪
一生沉潛經籍於論語尤用其力見溪山記善錄而於此猶

未免有差誤則書豈可易讀哉因思朱先生於此章諸說初亦未解後主同安簿因公事宿僧寺中衾薄不能寐横解竪解更解不行路上只管思量然後方得透徹是時先生二十六七歲矣已講習於李延平矣然於此章諸說思索若是其勤苦今人於此其可容易看讀哉其後先生夜坐聞子規聲曰舊爲同安簿宿寺中思量子夏門人小子章是時聞子規聲甚切今聞子規便記得當時可見先生當日意想矣今吾與和叔能如是理會者是誰之功哉王仲淹嘗曰通於夫子受罔極之恩余於先生亦云爾

謹按子夏旣以爲學有本末而程子以爲無大小無

精粗則是無本末之意也子夏以爲有而程子以爲
無此先生之初所甚疑者也乃若程子本意則以爲
事有大小精粗而理無大小精粗之間也先生後乃
覺其如此此同安路上之所得也今此集註之意以
爲程子之意不過曰本末雖殊而理則一理雖一而
本末旣殊則豈可以末爲本而但學其末曰本便在
此也云爾然則程子之言非惟不與子夏不同乃所
以深明子夏之意也
又按退溪之失只在於以本爲天理以末爲灑掃應
對也乃若子夏程朱之意則以本爲誠意正心以末
爲灑掃應對而所以然之理則無間於彼此也退溪

之失肇自饒雙峰惜哉

禮說

以嫡妻所生對妾子則妻所生皆爲嫡而妾子爲庶也妻所生之中以長對衆則長爲嫡而衆爲庶也考之禮經此等處不翅明白而今之臺諫相臣以春秋傳猛朝云云之說爲攻人之大證甚可笑況禮有下正猶爲庶之文是庶不得稱正而正則兼稱庶之證也古人謂武王爲聖庶奪嫡武王是太姒之子則豈非正而猶謂之庶乎於此覺悟則千言萬語可以一掃而去之而其奈時人蔽於慾而不省何哉

今日彼輩之大證不過儀禮爲長子疏所謂第一子

死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一語而已然不曰長子死而曰第一子死者明其死於殤年而不成爲長子也其下只當曰立第二足矣又必着長字何也明第二子亦死殤年則亦不得爲長子必此第二子長爲成人然後始可爲長子也儀禮殤服条只言嫡庶而不曰長子者明其死於殤者不得爲長子也

第一子死第二長者爲長子圖

程珦第一子應昌幼亡此禮疏所謂第一子死也

第二子天錫幼亡此禮疏所謂第二者而亦未長也

第三子顥伊川作珦家傳曰八十喪長子正指顥也○伊川以明道之弟主其父祀而其門人侯師聖引諸侯奪宗聖庶奪嫡之說○明道以第三長者而已爲之長子故伊川雖主珦祀而

侯師聖猶以聖庶尊嫡明其爲證

右出二程全書

朱松生子三 伯夭

仲夭

熹

右出朱子實紀及年譜

黃氏曰先生長子塾卒以繼體服斬衰按伯仲夭而先生爲長子故爲其長子三年也

右見家禮附註

盖韋齋第一子死第二子亦未長而死故朱先生爲長子而服其長子三年也

按程朱二先生所行是萬世大經故爲圖以破鑴穆之說

儀禮庶子不得爲長子註明言庶子妾子之號而嫡妻所生第二以下亦名庶子者遠别長子也此非疏全文而大意如此其下因着四種之說則此所謂庶者正指妾所生而遠别之庶子也許穆於此乃下妾子故也四字其誣甚矣

儀禮中周公所作經也子夏所作是傳也鄭玄釋經之說是註也賈公彦釋註之說是疏也今此立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云者經傳與註皆無是說而自賈疏創出者也由　先朝以來論者謂此文爲經而或曰

引經據經或曰悖經此全不知經與疏之異而勒定爲說者也實可笑也

儀禮斬衰章但曰爲長子而已未知周公之意果如賈疏之意否也賈疏之意盖以爲第一子成人而死而其父爲之服斬則第二長者雖承嫡統而不得爲長子也明矣

儀禮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註曰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按此註當以君大夫以尊降六字爲句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九字爲句矣許穆乃以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八字爲句而以公子云者爲承統長子其說曰長子之當服三年者旣入斬衰三年条長子之當服朞年者是以爲妾子也此無論文勢之

不然義理之如何而大夫亦有公子乎以如此見識而自謂知禮攘臂弩眼以斷國論而不知其妄亦可哀也

昭顯世子之喪　仁祖大王從國制只服朞年而據經則實斬衰也旣於昭顯服長子服則於　孝宗當服衆子服無疑矣只是諸人㤼於尹鑴許穆脅持之說而不敢分明說破故掩盖晦昧以爲今日士禍之端耳

己亥五月初五日尹鑴自　闕外因延陽入送賈疏第二長者亦名長子之說於領相鄭公太和之座諸人攻破鑴說如右數条之意則鑴也卽變其說爲君喪內宗皆斬之說曰　王大妃亦爲內宗之一當服

斬衰此則黃世楨親聞鑴說而言於諸人者也諸人又辨之曰內宗是其
臣也故不敢以私戚戚君而服君之服矣至於　王
大妃則　大行之母也顧以母之尊而反爲臣服君
之服耶鑴又變內宗之說而引武王臣文母之論又
引綱目母后弑子之文而曰母當臣於子而服子以
斬此甚悖理之說也夫論語古註以文母爲亂臣十
人之一者是馬融說也朱子引劉氏說以爲子無臣
母之義而攻破馬說則後學何敢舍此而妄爲他說
哉至於綱目書法則以爲其君雖爲母后之子而旣
爲宗社之主且夫死從子是婦人之道又其母后淫
亂絶於宗廟已不得爲母后而今乃殺其子是爲天

地神人一大罪人故其書法如此而已非眞以母爲
臣也觀朱子與南軒論武后事微意可見也蓋父之
尊天也配乎父者母也雖以伏於人之義而夫死則
從子豈可以夫死之故遽爲其子之臣哉光海時爾
瞻仁弘等主胡氏當廢武后之說而敢爲金墉之論
此前轍之可戒者也而鐫乃爲此論其亦異矣
彼輩引禮所謂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之說以證其說
此乃可爲此邊之證也夫所謂諸侯奪宗者天子所
建之諸侯若是於其倫序爲弟者則當奪其兄之宗
立廟於所建之國也若是所當然之事則只曰天子
建國諸侯立宗可矣何必曰奪宗也其曰奪者明其

不當有而有之也盖長子立宗經也次子奪宗權也聖人於權經之際立義嚴矣又彼輩引程子旁枝達爲直幹之言以證其說此亦當爲此邊之證者也夫直幹既絶則旁枝之達爲直幹者誠有之矣然程子必曰旁枝者何也明其自與天然之直幹有別也其立文之意可謂精矣

退溪李先生於　明廟喪始謂　仁宗王后當爲嫂叔之服及聞奇高峰之說卽改初說以爲當爲母子服而猶曰豈有不止於朞年之理乎盖雖是母子而非正體也故謂當爲朞年夫嶺人於退溪之說雖或違於古禮亦無不遵用如孫婦從夫服載在家禮而嶺人從退溪說不從夫服之

類獨於此棄之如弊屣甚可恠也

大抵此邊之說以為　孝宗大王既入承大統則服雖降而其於大統之尊少無所損也四種傳重雖不三年而其統安歸乎服與統自是二事也服之降是明嫡之義也統之移是尊君之道也今鑴穆輩必曰服降則統不在此以為基禍之張本其亦憯矣

帝王之家長子承統則斬衆子承統則朞其餘則絶而無服今謂　仁祖當為　孝廟服朞云者是以不承統之衆子服之耶如　孝廟不承大統則當為無服矣何可謂當為朞耶其謂之當為朞者以承統故也以士夫言之次子承重則其父當服朞而其家之

統仍傳之次子之子與孫豈可以服之降而謂之統不在此乎尹鐫是其中之稍黠者故知其說之窮而三變其說爲子可得臣母之說如穆只以服降統降之說最利於恐動　主聽構成士禍故以此公誦陰嗾而餘人爭爲傳會以賭其利殊不知百世之後必有知言者能言而如是蹻蹻其實可哀也已

父子君臣兄弟固是天叙之大倫也兄亡弟及是統不可絶而出於制變之道也其理雖如此而兄弟之倫不以存亡死生而有異故弟雖承統而兄之爲兄自若也庚子時烈之獻議引檀弓免子游衰者特以明昭顯雖統絶而　孝廟之待之以兄服之以兄而

奪其宗如武王然矣旣謂之奪則是適於權而非經常之道可知也然則檀弓免子游衰者是言守經之道而明服降之所由也聖庶奪嫡云者是聖人達權之道而明其傳統之在是也是幷行而不悖者也昔仁祖大王將以　孝考陞之儲位相臣李公敬輿執經爭之竟至竄逐而　孝考知其守經之爲無罪故卽位之初卽赦其罪而置之輔相之位宋公浚吉亦以守經之論上疏於　仁祖而　孝考亦於卽位之初卽下宣召之命終始禮遇逈出千古大聖人通經權之道恢天地之量者豈前世帝王之所及哉而今者鑴穆輩乃執此爲說以爲告變錄勳之資其亦可

謂凶險也哉

有一武人曰今日事不須多言只問於彼輩曰　大王大妃曾服麟坪大君乎彼必曰不服也又問何以不服彼必曰人君爲不承統之子不服也又問曰然則爲　孝宗大王服朞者爲承統而服乎爲不承統而服乎未知彼將何以答之耶云此說雖淺近而亦可爲今日亂統奪宗說之斷案矣

辨柳元之禮說

不曰長子死而必曰第一子死何也盖以此第一子夭於殤年則不成爲長子而父不爲長子服故其第二子可得爲長子也且於第二長者之文只曰第二

著足矣今旣曰第二而又必曰長者何也此言雖立第二子而此第二子亦死於殤年則亦不得爲長子故必加長字以見此第二子必須年長免爲殤然後得爲長子而其父服斬也故儀禮只有衆子殤服而無長子殤服家禮亦然蓋周公與朱子之意以爲第一子未成人而死則但有父子之情而無統嫡之義故也其次子旣無僭逼之嫌故可得爲長子而父亦爲長子服也然則第一子年長而死父旣爲長子服則次子雖承統而父不得爲三年不待四種之說而已可知也許穆與柳元之非不知此而急於陷人故爲此疑亂之說以惑人聽可勝痛哉

宗統服制本爲一件事云者此甚謬妄之說也元之既極言妾子嫡妻子之分之不同若使光海沒於初年則　仁穆大妃服之當如何當以承統而服三年乎將以妾子而不服三年乎尹鑴是其中稍黠者故知其於此說不通而乃謂旣爲君則雖妾子爲其母后者亦將爲臣服君之服而服三年云矣又因此而推極之至爲臣父之說則眞所謂天下殆哉岌岌者也

代懷德縣監李敏政呈禮曹文

敏政之弟敏相不幸無子以敏政之第幾子三龜爲後矣未及啓下立案而敏相死三龜服喪三年亦以

其名旁題於神主矣今年秋敏相之妻又死一種論議以爲父子大倫豈可以無　君命而私相論定乎況　國朝大典立後條至嚴且明前日之服喪題主是誤也豈可因其誤而復誤於今耶且今雖不顧國法而徑情直行後日或遭所生之喪而將服期也則是無　君命而私絶其所生之天倫也私相厚於所後或可而私自絶於所生則大悖矣如欲兩服彼此則是二本也其於朱子所謂所生所後同坐不敢皆呼爲父之訓何如也敏政聞此言不勝瞿然卽令三龜不敢服喪姑使服叔母服而欲待　行幸之日上言冒請盖大典立後條有兩家父母同議之文矣

而今敏相夫妻既俱沒則不敢以同議之例援以陳
乞故也今年　行幸既停則無路上聞而又有一種
議論以爲生時既稱以父母又既服前喪而今乃只
服期年是半上落下之擧父子天倫也豈有乍合乍
離之理乎此言亦不爲無據事至於此極爲難處今
三龜雖服期喪而其居處飮食則自同於前喪然其
名義不能正當論議有所岐貳在渠罔極之心固不
足言而士夫遭人倫之變而莫知所處亦豈非明時
禮俗之所歎耶況敏政家是　康靖大王之支屬也
自　反正以後　列聖眷恤之意特出乎例則又非
尋常士夫家事之比也伏望該曹諸大人念此人倫

難處之變依本家陳訴援例入　啓　即日定爲父子則禮有追服所後父母之文當依此禮從　啓下日服以母服矣如此則名正事順義理無憾矣此雖一家一人之私而亦豈非以禮成俗之一助耶如或以此爲違例而有所不敢云爾則亦願該曹諸大人參酌人情天理及禮文律令使三龜得以奉以從事不勝幸甚盖如以前一種議爲是則三龜之今日所處固不甚悖理矣三龜雖不安於心而固當泯默以傳於畏法懷刑之義矣如以後一種議爲是則當依前日之例而以母服之耶當如何而得宜耶　朝廷是叙秩命討之所在而該曹又專管典禮以正倫理之

地則似不可以一家一人之事而放過揮斥故敢此
冒陳伏乞留神財幸焉

代子基泰呈禮曹文

恐鑑弊門不幸宗子宗孫相繼促亡家親以最長房
替奉其祀者至於四位之多又不幸而家親老病鰥
居基泰亦妻亡獨處長子殷錫去年又喪其妻祭祀
奉養無有內主情理切迫豈有如是者哉謹按古禮
妻亡必須三年而再娶本朝大典亦然似不敢違越
然大典又曰若以父母之命或四十無子者許期年
後再娶云云今殷錫之妻死於去年正月今年三月
已行禫除雖與四十無子者不同而祭祀奉養之缺

失如右所陳而今其妻服已除欲令依大典再娶第
惟事異常規不敢擅便伏乞諸大人郎位明賜一言
使得奉以行事不勝幸甚

婚禮女家受幣儀

賓至門外主人執事者陳禮物于大門內用盤子盛
書函置卓子上主人出門外迎賓揖賓行升堂東西
向揖平身執事者舉書案于廳上禮物陳庭中卓子
上賓主就坐奉茶訖賓與主人亦起執事以書授賓
賓以奉主人主人受以授執事北向再拜賓避屏不
答拜出就次主人奉書告于祠堂以盤盛壻家書置
香案上禮物陳案前或庭中並同朔望儀告詞云云

畢主人出迎賓各就坐執事以復書進主人以奉賓賓受以授從者主人曰請禮從者賓拜主人答拜各就坐主人獻酒或三行五行進饌或三或五奉幣賓拜謝主人答拜從者亦禮之於別室皆有幣送賓至大門外拱俟賓上馬

孫婦生子祖父咳而名之之儀

祖入門升自阼階立于阼西向母抱子出自房當楣立東面祖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遂遍告諸婦諸母名遂適寢負子六射夫入食如饗禮

論武夷櫂歌九曲詩

竊瞷將窮第二字則九曲有無限意趣且桑麻平川別

無奇特景象而自有境外眞妙處故曰更覓桃源路蓋曰常理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之意也若是則桃源只在此曲中間不待別求也蓋旣曰豁然則以學問之道論之是萬理明盡一疵不存之後也舍是而別求他境則是異端僻術而非聖賢大中至正之道也大抵先生以越中山水氣象淺促爲病得此九曲豁然處以爲究竟地舍此而更於何處覓得眞境也若以退溪意看則恐非闡揚此曲之意也以高峰意看則闡揚意少而禁切意多且非人間別有天則是無上好境界也豈可使人莫往也然以孤陋淺見敢論先賢得失罪不可贖只願谷雲老丈

試賜裁擇而勿以論人也

註解東漢延篤與李文德書

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東觀府名言相爲而求還東觀之官也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嘗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消搖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也渙爛兮其溢目也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也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脩已來爲人臣不陷

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

從此而殁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慙赧如此而不以

善止者恐如教羿射者也愼勿迷其本棄其生也

宋呂公著晦叔書此於座右

不以善止者言不以善而止之也盖不以善而止其

仕者猶教羿不止其射也羿善射而百發百中或人

諫其止射盖恐百發而失射也令不使止而使進則

是猶教羿不止射也雖百發百中猶當諫止之也者

恐其虧前功也令不仕進而止者亦恐失其前所學

也雖百出而百不失之然恐或有失也

尤菴先生文集卷八十八